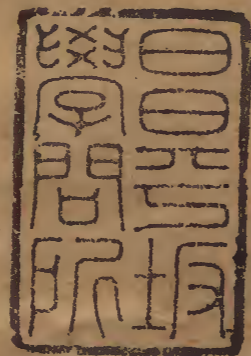


八大家
歐陽文鈔
卷之三六

神道碑銘
墓誌銘



漢書門			
三	三	五	五
冊	架	函	號
三	三	六	四
		〇	七

內閣文庫			
三	三	五	五
〇	函	三	四
九	三	七	七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547	
冊數	33(21)		
函號	360	64	

廿一



宋大家歐陽文忠公文抄卷之

淺草文庫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碑銘

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贈司空

兼侍中晏公神道碑銘

至和元年六月、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臨淄公、以疾歸于京師、八月疾少間、入見天子曰、噫、予舊學之臣也、乃留侍講邇英閣、詔五日一朝前殿、明年正月、疾作不能朝、敕大醫朝夕往視、有司除

道將幸其家、公歎曰、吾無狀、乃以疾病憂吾君、卽馳
奏曰、臣疾少間、行愈矣、乃止、其月丁亥、以公薨、聞天
子震悼、亟臨其喪、以不卽見公爲恨、贈公司空兼侍
中、諡曰元獻、有司請輟視朝一日、詔特輟二日、以其
年三月癸酉、葬公于許州陽翟縣麥秀鄉之北原、旣
葬、賜其墓隧之碑首、曰舊學之碑、旣又敕史臣修考
次公事、具書于碑下、臣修伏讀國史、見真宗皇帝時
天下無事、天子方推讓功德、祠祀天地山川、講禮樂、
以文頌聲、而儒學文章、儻賢偉異之人、出公世家、江

西之臨川、年始十四、一日起田里、進見天子、時方親
閱天下貢士、會廷中者千餘人、與夫宮臣衛官、擁列
圍視、公不動聲氣、操筆爲文辭、立成以獻、天子嘉賞、
賜同進士出身、遂登館閣、掌書命、以文章爲天下所
宗、逮陛下養德東宮、先帝選用臣屬、卽以公遺陛下、
由王官宮臣卒、登宰相、凡所以輔道聖德、憂勤國家、
有舊有勞、自始至卒、五十餘年、公旣薨、而先帝之名、
臣與陛下、東宮之舊人、皆無在者、宜其褒寵優異、北
公耳、盤、臣修幸得執筆史官、奉明詔、謹昧死上臨淄

公事曰公諱殊字同叔姓晏氏其世次晦顯徙遷不常自其高祖諱墉唐咸通中舉進士卒官江西始著籍于高安其後三世不顯曾祖諱延昌又徙其籍于臨川祖諱郃追封英國公考諱固追封秦國公自曾祖已下皆用公貴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曾祖妣張氏陳國太夫人祖妣傅氏許國太夫人妣吳氏唐國太夫人公生七歲知學問爲文章鄉里號爲神童故丞相張文節公安撫江西得公以聞真宗召見旣賜出身後二日又召試詩賦論公

徐啓曰臣嘗私習此賦不敢隱真宗益嗟異之因試以他題以爲秘書省正字置之秘閣使得悉讀秘書命故僕射陳文僖公視其學明年獻其所爲文召試中書遷太常寺奉禮郎封祀太山推恩遷光祿寺丞數月充集賢校理明年遷著作佐郎丁父憂去官已而真宗思之卽其家起復命淮南發運使具舟送至京師從祀大清宮賜緋衣銀魚同判太常禮院又丁母憂求去官服喪不許今天子始封昇王公以選爲府記室參軍再遷左正言直史館今天子爲皇太子

從龍之臣

以戶部員外郎充太子舍人賜金紫知制誥判集賢院遷翰林學士充景靈宮判官太子左庶子兼判太常寺知禮儀院公既以道德文章佐佑東宮真宗有所諮訪多以方寸小紙細書問之由是參與機密有所對必以其藁進示不洩其後悉閱真宗閣中遺書得公所進藁類為八十卷藏之禁中人莫之見也初真宗遺詔章獻明肅太后權聽軍國事宰相丁謂樞密使曹利用各欲獨見奏事無敢決其議者公建言羣臣奏事太后着垂簾聽之月元皆毋得見議遂定乾興

元年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讀學士遷給事中景靈宮

副使判吏部流內銓以易侍講崇政殿遷禮部侍郎

知審官院為樞密副使遷刑部侍郎上疏論張耆不

可為樞密使由是忤太后旨坐以笏擊其僕元獻何以此誤折其

齒罷留守南京大興學校以教諸生自五代以來天

下學廢興自公始召拜御史中丞改兵部侍郎兼秘

書監資政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知天聖八年禮部

貢舉明年為三司使復為樞密副使未拜改參知政

事遷尚書左丞太后謁太廟有請服袞冕者太后以

節時自宮禁
先非晏元獻
不能畫非宋
心廟不能從

問公。公以周官后服對。太后崩，大臣執政者皆罷。以
公為禮部尚書，知亳州。徙知陳州，遷刑部尚書，復召
為御史中丞。又為三司使，知樞密院事，拜樞密使，再
加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慶曆三年三月，遂
以刑部尚書居相位，充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自
公復召用，而趙元昊反，師出陝西，天下弊於兵。公數
建利害，請罷監軍，兼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為攻
守。及制財用出入之要，皆有法。天子悉為施行，自宮
禁先，以率天下，而財賦之職悉歸有司。卒能以謀臣

能監軍極是

元昊使聽約束，乃還其王號。公為人剛簡，遇人必以

又總

誠。雖處富貴如寒士，樽酒相對歡如也。得一善稱之，
如已出。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等皆出其
門。及為相，益務進賢材。當公居相府時，范仲淹、韓琦、
富弼皆進用。至於臺閣多一時之賢。天子既厭西兵，
憫天下困弊，奮然有意遂欲因羣材以更治。數詔大
臣條天下事方施行，而小人權倖皆不便。明年秋會
公以事罷，而仲淹等相次亦皆去。事遂已。公既罷，以
工部尚書知潁州，徙知陳州，又徙許州。三遷戶部尚

書拜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充一路都部署安撫使徙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累進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爵臨淄公食邑萬二千戶實封三千七百戶公享年六十有五自少篤學至其病亟猶手不釋卷有文集二百四十卷嘗奉敕修上訓及真宗實錄又集類古今文章爲集選二百卷公爲政敏而務以簡便其民其於家嚴子弟之見有時事寡姊孝謹未嘗爲子弟求恩澤其在陳州上問宰相曰晏某居外未嘗有所請其亦有所欲邪宰相以告公公自爲

完獻公爲相
及而子孫十
人不一乞
恩澤身沒之
日朝廷一時
並命皆盛世
事

表問起居而已故其薨也天子尤哀悼之賜予加等以其子承裕爲崇文院檢討孫及甥之未官者九人皆命以官公初娶李氏工部侍郎虛已之女次孟氏屯田員外郎虛舟之女封鉅鹿郡夫人次王氏太師尚書令超之女封榮國夫人子八人長曰居厚大理評事早卒次承裕尚書屯田員外郎宣禮贊善大夫崇讓著作佐郎明遠祗德皆大理評事幾道傳正皆太常寺太祝女六人長適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富弼次適禮部侍郎三司使楊察其四尚幼孫

十有三人、公既樂善、而稱爲知人、士之顯于朝者、多
公所薦達、至擇其女之所從、又得二人者、如此、可謂
賢也、已、銘曰、

有姜之裔、齊爲晏氏、齊在春秋、晏顯諸侯、傳載桓子、
嬰稱于丘、其後無聞、不亡僅存、有煒自公、厥聲以振、
公之顯聲、實相天子、天子曰噫、予考真宗、唯多名臣、
以臻盛隆、汝初事我、王宮東宮、以暨相予、始卒一躬、
輔我以德、有勞于邦、公疾在外、來歸自洛、天子曰留、
汝予舊學、凡今在庭、莫如汝舊、孰以畀予、惟予聖考、
今既亡矣、孰爲予老、何以贈之、司空侍中、禮則有加、
予思何窮、有篆其文、在其碑首、天子之褒、史臣有詔、
銘以述之、永昭厥後、

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銘

明法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汝南文正公薨于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壬申葬于河南尹樊里之萬安山下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世家蘇州事吳越太宗皇帝時吳越獻其地公之皇考從錢俶朝京師後為武寧軍掌書記以卒公生二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既長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

序公筮仕卽
結東三代之
贈官亦變體

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
旨為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祥符八年舉進士禮部
選第一遂中乙科為廣德軍司理叅軍始歸迎其母
以養及公既貴天子贈公曾祖蘇州糧科判官諱夢
齡為太保祖秘書監諱贊時為太傅考諱墉為太師
妣謝氏為吳國夫人公數言已概范公生平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毀譽
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
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
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捨其所有為必盡其方

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
賢不能必吾豈苟哉天聖中晏丞相薦公文學以大
理寺丞為秘閣校理以言事忤章獻太后旨通判河
中府久之上記其忠召拜右司諫當太后臨朝聽政
時以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為壽有司已具公
上疏言天子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強母后之
漸其事遂已又上書請還政天子不報及太后崩言
事者希旨多求太后時事欲深治之公獨以謂太后
受託先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其小

國文 卷二十三
故以全大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為太后。公諫曰：太后母號也。又曰：自古無代立者。由是罷其冊命。是歲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使還，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閣爭，不能得，貶知睦州。又徙蘇州，歲餘即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益論時政闕失，而大臣權倖多忌惡之，居數月，以公知開封府。開封素號難治，公治有聲，事日益簡，暇則益取古今治亂安危為上開說。又曰：言又為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修，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

如此而可以為公，可以為私，亦不可以不察。由是留丞相怒，至交論上前，公求對辯語切，坐落職知饒州。明年呂公亦罷，公徙潤州，又徙越州，而趙元昊反，河西上復召相呂公，乃以公為陝西經畧安撫副使，遷龍圖閣直學士。是時新失大將，延州危。又曰：任難。公請自守，鄜延捍賊，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為書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辯。坐擅復書，奪一官，知耀州。未逾月，徙知慶州。既而四路置帥，以公為環慶路經畧安

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累遷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
公為將務持重以下公略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青澗城墾
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熟羗歸業者數萬戶於慶州
城大順以據要害奪賊地而耕之又城細腰胡蘆於
是明珠滅滅等大族皆去賊為中國用自邊制久隳
至兵與將常不相識公始分延州兵為六將訓練齊
整諸路皆用以為法公之所在賊不敢犯人或疑公
見敵應變為如何至其城大順也兵機須密一旦引兵出諸將
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使往築城至

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城以騎三萬
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
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失計乃引去於是諸將皆
服公為不可及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已所得賜
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為謝諸蕃質子縱其出
入無一人逃者開誠布公蕃酋來見召之臥內屏人徹衛與語
不疑公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橫
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
初西人籍其鄉兵者十數萬既而黥以為軍惟公所

部但刺其臂公去兵罷獨得復爲民其於兩路旣得
熟羗爲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內地而紆西人
饋輓之勞其所設施去而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
者至今尤多自公坐呂公貶羣士大夫各持二公曲
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爲黨或坐竄逐及呂公
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驩然相約戮力平賊
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
止上旣賢公可大用故卒置羣議而用之慶曆三年
春召爲樞密副使五讓不許乃就道旣至數月以爲

叅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公歎曰上之用我
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也旣
而上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
坐授以紙筆使疏于前公惶恐避席始退而條列時
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
不專文辭革磨勘例遷以別能否減任子之數而除
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勘任子之
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公者亦幸外
有言喜爲之佐佑會邊奏有警公卽請行乃以公爲

范公之忠
肅宋仁廟之
世然且蹈危
若此

河東陝西宣撫使至則上書願復守邊卽拜資政殿
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其知政事纔一歲
而罷有司悉奏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故言者遂以
危事中之賴上察其忠不聽是時夏人已稱臣公因
以疾請鄧州守鄧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
又求知潁州肩舁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方公
之病上賜藥存問既薨輟朝一日以其遺表無所請
使就問其家所欲贈以兵部尚書所以哀卹之甚厚
公爲人外和內剛樂善汎愛喪其母時尚貧終身非

賓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
妻子僅給衣食其爲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已
臨事自縉紳處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
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者甚衆及其世次官爵誌于墓
譜于家藏于有司者皆不論著著其繫天下國家之
大者亦公之志也歟銘曰

范於吳越世實陪臣倣納山川及其士民范始來北
中間幾息公奮自躬與時偕逢事有罪功言有違從
豈公必能天子用公其艱其勞一其初終夏童跳邊

乘吏怠安帝命公往問彼驕頑有不聽順鋤其穴根
公居三年怯勇隳完兒憐獸擾卒俾來臣夏人在廷
其事方議帝趣公來以就予治公拜稽首茲惟艱哉
初匪其難在其終之羣言營營卒壞于成匪惡其成
惟公是傾不傾不危天子之明存有顯榮歿有贈諡
藏其子孫寵及後世惟百有位可勸無怠

歐陽公碑文正公僅千四百言而公之生平
已盡蘇長公狀司馬溫公幾萬言而上似猶
有餘旨蓋歐得史遷之髓故于叙事處裁節

有法自不繁而體已完蘇則所長在策論縱
橫于史家學或短此兩公互有短長不可不
知

贈刑部尚書余襄公神道碑銘

始興襄公既葬于曲江之明年其子仲荀走于毫以
 來告曰余氏世為閩人五代之際逃亂于韶自曾高
 以來晦迹嘉遁至于博士府君始有祿仕而襄公繼
 之以大曲江僻在嶺表自始興張文獻公有聲于唐
 為賢相至公復出為宋名臣蓋余氏徙韶歷四世始
 有顯仕而曲江寂寥三百年然後再有聞人惟公位
 登天臺正秩三品遂有爵土開國鄉州以繼美前哲
 而為韶人榮至於褒卹贈諡始終之寵盛矣蓋褒有

歐陽公啟言

詔卹有物、贈有告、而謚行考功、有議有狀、合而誌之、以闕諸幽、有銘、可謂備矣、惟是螭首龜趺、揭于墓隧、以表見于後世、而昭示其子孫者、宜有辭、而闕焉、敢以為請、謹按余氏韶州曲江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父諱某、太常博士、累贈太常少卿、公諱靖、字安道、官至朝散大夫、守工部尚書、集賢院學士、知廣州軍州事、兼廣南東路兵馬鈐轄、經畧安撫使、柱國、始興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二百戶、治平元年、自廣朝京師、六月癸亥、以疾薨于金陵、天子惻

下敘事有
作備刪錄

然輟視朝一日、賻以粟帛、贈刑部尚書、謚曰襄、明年七月某甲子、返葬于曲江之龍歸鄉成山之原、公為人質重剛勁、而言語恂恂、不見喜怒、自少博學強記、至於歷代史記雜家小說陰陽律曆外暨浮圖老子之書、無所不通、天聖二年舉進士、為贛縣尉、書判拔萃、改將作監丞、知新建縣、再遷秘書丞、刊校三史、充集賢校理、天章閣待制、范公仲淹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諫官御史不敢言、公疏論之、坐貶監筠州酒稅、稍徙泰州、已而天子感悟、亟復用范公、而因之以被斥

者皆召還惟公以便親乞知英州遷太常博士丁母
憂服除遂還爲集賢校理同判太常禮院景祐慶曆
之間天下怠於久安吏習因循多失職及趙元昊以
夏叛師出久無功縣官財屈而民重困天子赫然思
振頹弊以修百度旣已更用二三大臣又增置諫官
四員使言天下事公其一人也卽改右正言供職公
感激奮勵遇事輒言無所迴避姦諛權倖屏息畏之
其補益多矣然亦不勝其怨嫉也慶曆四年元昊納
誓請和將加封冊而契丹以兵臨境上遣使言爲中

國討賊且告師期請止毋與和朝廷患之欲聽重絕
夏人而兵不得息不聽生事北邊議未決公獨以謂
中國厭兵久矣此契丹之所幸一日使吾息兵養勇
非其利也故用此以撓我爾是不可聽朝廷雖是公
言猶留夏冊不遣而假公諫議大夫以報公從十餘
騎馳出居庸關見虜於九十九泉從容坐帳中辯折
往復數十卒屈其議取其要領而還朝廷遂發夏冊
臣元昊西師旣解嚴而北邊亦無事是歲以本官知
制誥史館修撰而契丹卒自攻元昊明年使來告捷

又以公往報坐習虜語出知吉州怨家因之中以事
左遷將作少監分司南京公怡然還鄉里闔門謝賓
客絕人事凡六年天子每思之欲用者數矣大臣有
不喜者第遷光祿少卿于家又以爲某衛將軍壽州
兵馬鈐轄辭謝拜皇祐三年祀明堂覃恩遷衛尉卿
明年知虔州可父憂去官而蠻賊儂智高陷邕州連
破嶺南州縣圍廣州乃卽廬中起公爲秘書監知潭
州卽日疾馳在道改知桂州廣南西路經畧安撫使
公奏曰賊在東而徙臣西非臣志也天子嘉之卽詔

兵法所謂構
其黨是也

公經制廣東西賊盜乃趨廣州而智高復西走邕州
自智高初起交趾請出兵助討賊詔不許公以謂智
高交趾叛者宜聽出兵毋沮其善意累疏論之不報
至是公曰邕州與交趾接境今不納必忿而反助智
高乃以便宜趣交趾會兵又募儂黃諸姓酋豪皆縻
以職與之誓約使聽節制或疑其不可用公曰使不
與智高合足矣及智高入邕州遂無外援旣而宣撫
使狄青會公兵敗賊於歸仁智高走入海邕州平公
請復終喪不許諸將班師以智高尚在請留公廣西

委以後事遷給事中諫官御史列疏言公功多而賞薄再遷尚書工部侍郎公留廣西逾年撫緝完復嶺海肅然又遣人入特磨襲取智高母及其第一人俘于京師斬之拜集賢院學士久之徙知潭州又徙青州再遷吏部侍郎嘉祐五年交趾寇邕州殺五巡檢天子以謂恩信著於嶺外而爲交趾所畏者公也驛召以爲廣西體量安撫使悉發荆湖兵以從公至則移檄交趾召其臣費嘉祐詰責之嘉祐皇恐對曰種落犯邊罪當死願歸取首惡以獻卽械五人送欽州

斬于界上公還邕人遮道留之不得明年以尚書左丞知廣州英宗卽位拜工部尚書代還道病卒享年六十有五公經制五管前後十年凡治六州所至有惠愛雖在兵間手不釋卷有文集二十卷奏議五卷三史刊誤四十卷娶林氏封魯郡夫人子男三人伯莊殿中丞早卒仲荀今爲屯田員外郎叔英太常寺太祝女六人皆適士族孫男四人孫女五人銘曰余遷曲江仍世不顯奮自襄公有聲甚遠始興開國襲美于前兩賢相望三百年間偉歟襄公惟邦之直

始登于朝官有言責左右獻納姦諛屏息慶曆之治
實多補益逢時有事奔走南北功書史官名在夷狄
出入艱勤險夷一德小人之讒公廢于里一方有警
公起于家威行信結嶺海幽遐公之在焉帝不南顧
胡召其還殞于中路返柩來歸韶人負土伐石刻辭
立于墓門以貽來世匪止韶人

尚書度支郎中天章閣待制王公神道碑銘

中多嗚咽故轉語亟處多而情事悽然

公諱質字子野其先大名莘人自唐同光初公之皇
曾祖魯公舉進士第一顯名當時官至右拾遺歷晉
漢周而皇祖晉公益以文章有大名逮事太祖太宗
官至兵部侍郎當真宗時伯父文正公居中書二十
餘年天下稱為賢宰相今天子慶曆三年公與其弟
素皆待制天章閣自同光至慶曆蓋百有二十餘年
王氏更四世世有顯人或以文章或以功德公生累

世富貴而操履甚於寒士性篤孝弟厚於朋友樂施
與以調人而妻子常不自給視榮利淡若無意平居
苦疾病退然如不自勝及臨事介然有仁者之勇君
子之剛樂人之善如自己出初范仲淹以言事貶饒
州方治黨人甚急公獨扶病率子弟餞于東門留連
數日大臣有以讓公曰長者亦爲此乎何苦自陷朋
黨公徐對曰范公天下賢者顧某何敢望之然若得
爲黨人公之賜某厚矣聞者爲公縮頸其爲待制之
明年出守于陝又明年小人連構大獄坐貶廢者十

餘人皆公素所賢者聞之悲憤歎息或終日不食因
數劇飲大醉公既素病益以酒遂卒公初以廕補太
常寺太祝監都進奏院獻其文章召試賜進士及第
授勘館閣書籍遂爲集賢校理通判蘇州州守黃宗
旦負材自喜頗以新進少公議事則曰少年乃與丈
人爭事耶公曰受命佐君事有當爭職也宗旦雖屢
屈折而政常得無失稍德公助已爲之加禮宗旦得
盜鑄錢者百餘人以詫公公曰事發無迹何從得之
曰吾以術鉤出之公愀然曰仁者之政以術鉤人寔

之、死、而、又、喜、乎、宗、且、慚、服、悉、緩、出、其、獄、始、大、稱、公、曰、
君、子、也、判、尚、書、刑、部、吏、部、南、曹、知、蔡、州、始、至、發、大、姦、
吏、一、人、去、之、繩、諸、豪、猾、以、法、與、轉、運、使、爭、曲、直、事、有、
下、而、不、便、者、皆、格、不、用、既、去、其、害、政、者、然、後、崇、學、校、
一、以、仁、恕、臨、下、其、政、知、寬、猛、必、使、吏、畏、而、民、愛、其、為、
他、州、州、率、大、而、難、治、必、常、有、善、政、皆、用、此、人、為、開、封、
府、推、官、已、而、其、兄、雍、為、三、司、判、官、公、曰、省、府、皆、要、職、
吾、豈、可、兄、弟、居、之、求、知、壽、州、徙、廬、州、盜、有、殺、其、徒、而、
并、其、財、者、獲、之、寘、于、法、大、理、駁、曰、法、當、原、公、以、謂、盜、

殺、其、徒、而、自、首、者、原、之、所、以、疑、壞、其、黨、而、開、其、自、新、
若、殺、而、不、首、既、獲、而、亦、原、則、公、行、為、盜、而、第、殺、一、人、
既、得、兼、其、財、又、可、以、贖、罪、不、獲、則、肆、為、盜、獲、則、引、以、
自、原、如、此、盜、不、可、止、非、法、意、疏、三、上、不、能、爭、公、歎、曰、
吾、不、勝、法、吏、矣、乃、上、書、自、劾、請、不、坐、佐、吏、公、坐、貶、監、
靈、僊、宮、其、後、議、者、更、定、不、首、之、罪、卒、用、公、言、為、是、而、
公、貶、猶、不、召、資、政、殿、學、士、鄭、戩、翰、林、學、士、葉、清、臣、訟、
公、無、罪、始、起、知、泰、州、遷、荆、湖、北、路、轉、運、使、當、用、兵、西、
方、急、於、財、用、之、時、獨、不、進、羨、餘、其、賦、歛、近、寬、平、治、以、

國朝 卷二十三
常法故他州不勝其弊而荆湖之人自若權知荆南
府民有訟婚者訴曰貧無貲故後期間其用幾何以
俸錢與之使婚獲盜竊人衣者曰迫於飢寒而爲之
公爲之哀憐取衣衣之遣去荆人比公爲子產召爲
史館修撰遂拜天章閣待制判吏部流內銓號爲稱
職而於選法未嘗有所更易人或問之公曰選法具
備如權衡在執者不欺其輕重耳何必屢更其法是
歲天子開天章閣召大臣問天下事以手詔責范公
等而議事者爭言天下利害務欲更革諸事公獨無

一言問之則曰吾病未能也公於榮利旣薄臨禍福
不爲喜懼其視世事若無一可以動其心者惟以天
下善人君子應前亨否爲已休戚遂以此卒此其爲志豈
小哉豈以病而不能者哉公誠素病而任之以事所
至必皆有爲使其壽且不死而用其必有所爲豈其
不欲空言而已者哉嗚呼公享年四十有五官至度
支郎中階朝奉大夫勳上護軍爵平晉男娶周氏某
縣君生子某曾祖諱某祖諱某皆贈太師尚書中書
令考諱某官至兵部郎中有賢行贈戶部尚書公以

某年某月某日卒于陝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所先
塋之次銘曰
仕不爲利以行其仁處豐自薄而清厥身其仁誰思
不在吏民其清孰似以遺子孫銘以昭之以告後人

尚書戶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曾公神道碑銘

公諱致堯字某撫州南豐人也少知名江南當李氏
時不就鄉里之舉李氏亡太平興國八年舉進士及
第爲符離主簿累遷光祿寺丞監越州酒稅數上書
言事獻文章太宗奇之召拜著作佐郎直史館使行
視汴河漕運稱旨遷秘書丞爲兩浙轉運使諫議大
夫魏庠知蘇州恃舊恩多不法吏莫敢近公劾其狀
以聞太宗驚曰是敢治魏庠可畏也卒爲公罷庠洛
苑使楊允恭以言事見幸無不聽事有下公常厝不

行允恭以訴太宗遣使問公公具言其不可公既繩
轉語亟其大而人所難者至其小易則務為寬簡歲終其課
為最徙知壽州壽近京師諸豪大商交結權貴號為
又於中亟轉難治公居歲餘諸豪斂手莫敢犯公法人亦莫見其
以何術而然也公於壽尤有惠愛既去壽人遮留數
日以一騎從二卒逃去過他州壽人猶有追之者再
遷主客員外郎判三司鹽鐵勾院是時李繼捧以銀
夏五州歸朝廷其弟繼遷亡入磧中為寇太宗遽遣
繼捧往招之至則誘其兄以陰合卒復圖而囚之自

陝以西既苦兵矣真宗初卽位益欲來以恩德許還
其地使聽約束公獨以為繼遷反覆不可予繼遷已
得五州後二年果叛圍靈武議者又欲予之公益爭
以為不可言雖不從真宗知其材將召以知制誥而
大臣有不可者乃以出為京西轉運使王均伏誅奉
使安撫西川誤留詔書于家其副潘惟岳教公上言
渡吉柏江舟破亡之可以自解公曰為臣而欺其君
吾不能為也乃上書自劾釋不問其後惟岳入見禁
中道蜀事具言公所自劾者真宗嗟歎久之繼遷兵

公不欺君
固難而潘惟
岳又入言于
帝猶難

既久不解丞相張齊賢經畧環慶以西署公判官以
從公曰西兵十萬皆屬王超超材既不可專任而兵
多勢重非易可指麾若不得節度諸將事必不集真
宗難其言爲詔陝西聽經畧使得自發兵公度言終
不合乃辭行會召賜金紫公謝曰臣嘗言丞相某事
未効不敢受賜由是貶黃州團練副使公已貶而王
超○兵○敗○繼○遷○破○清○遠○軍○朝○廷○卒○亦○棄○靈○州○公○貶○逾○年
復○爲○戶○部○員○外○郎○知○秦○州○丁○母○憂○服○除○拜○吏○部○員○外
郎知泉州徙知蘇州又徙知揚州上疏論事語斥大

臣尤切當時皆不悅又徙知鄂州坐知揚州日悞入
添支俸多一月雖嘗自言猶貶監江寧府酒稅用封
禪恩累遷戶部郎中大中祥符五年五月某日卒于
官享年六十有六遺戒無以佛汚我家人如其言公
之曾祖諱某某官曾祖妣某氏某縣君祖諱某某官
祖妣某氏某縣君考諱某某官妣某氏某縣君子男
七人曰某女若干人用其子易占恩再遷右諫議大
夫初葬南豐之東園水壤其墓某年月日改葬龍池
鄉之原頭慶曆六年夏其孫鞏稱其父命以來請曰

願有述遂爲之述曰維魯氏始出於鄆鄆爲姒姓之
以下纒本世系
國微不知其始封春秋之際莒滅鄆而子孫散亡其
在魯者自別爲曾氏蓋自鄆遠出於禹歷商周千有
餘歲嘗微不顯及爲曾氏而藏參元西始有聞于後
世而其後又晦復千有餘歲而至於公夫晦顯常相
反復而世德之積者久則其發也宜非一二世而止
矧公之有不得盡施而有以遺其後世乎是故不宜
無銘者已公當太宗前真宗時言事屢見聽用自言西
事不合而出遂以卒于外然在外所言如在朝廷而

任言責者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敢言者予於其論
議既不能盡載而亦有所不得載也取其初不見用
久而益可思者特詳焉所以見公之志也銘曰
公於事明由學而知先知逆決有若著龜告而不欺
不顧從違初雖不信後必如之公所論議敢人之難
古稱君子有德有言德畜不施言猶可聞銘而不朽
公也長存

公之遺德
公之遺德
公之遺德
公之遺德
公之遺德
公之遺德
公之遺德
公之遺德
公之遺德
公之遺德

金部郎中贈兵部侍郎閻公神道碑銘 并序

惟閻氏世家于鄆其先曰太原王寶以武顯於梁晉
之間實佐莊宗戰河上取常山功書史官爵有王土
鄆之諸閻皆王後也周廣順二年以鄆州之鉅野鄆
城爲濟州閻氏今爲濟州鉅野人也公生漢晉之間
遭世多虞雖出將家而不喜戰鬪獨好學通三禮頗
習子史爲文辭是時鉅野大賊有衆千餘人以公鄉
里儒者掠致賊中問以謀略公毅然未嘗有所言而
爲人狀貌奇偉舉止嚴重有威儀賊皆憚之莫敢害

賊平公還鄉里以三禮教授弟子火宋受命天下將
平公乃出以三禮舉中建隆某年某科歷漢州之金
堂號州之湖城二縣尉遷濮州濮陽令皆有吏績太
宗皇帝遣使者行視天下使者還言公可用召見奏
事語音鬯然殿中皆聳動太宗竒之拜太子洗馬知
岳州吳越忠懿王再朝京師籍其所有浙東西之地
納之有司天子以爲新附之邦乃以禁兵千人屬公
安撫其人遂知蘇州五代之際江海之間分爲五大
者竊名號其次擅征伐故皆峻刑法急聚斂以制命

於其民越雖名爲臣屬之邦然闕於江淮與中國隔
不相及者久矣公以齊魯之人悉能知越風俗而揉
以善政或摩以漸或革以宜推比上之所欲施寬凡
民之所不堪恩涵澤濡民以蘇息政成召選以國子
博士知濟州又知晉州入拜尚書水部員外郎廣平
郡王府翊善賜緋衣銀魚居六年廣平封陳王出閣
公以司門員外郎求知黃州陳王徙封許乃詔公還
遷庫部員外郎賜金紫侍講許王府王薨公出知棣
州居歲餘以淮陽近鉅野乃求知淮陽軍公雖居許

王府而真宗素知其賢數詔訪以經術謂之閭君子
真宗卽位問公何在左右具言所以然卽時召之已
在道拜金部郎中知青州其後鄆州守臣某臨遣對
殿上真宗問鄆去青遠近守臣對若干真宗曰爲吾
告之將召也已而見召行至鉅野遇疾使者臨問慰
賜滿百日賜告下濟州伺疾少間趨就道已而疾亟
以某年某月某日薨于濟州享年七十有七贈兵部
侍郎葬于鉅野大徐村公諱象字某曾祖諱某某官
祖諱某某官考諱某某官公娶孫氏封富春縣君用

子貴追封泗水縣太君子男三又長曰某某官次曰
某某官次曰某某官女三人皆適士族孫五人一早
亡次皆已仕曾孫十人仕者五人嗚呼士患不逢時
時逢矣患人主之不知知矣而不及用者命也惟公
履道純正生於多艱而卒遇太平以奮其身又遭人
主之知嘗用矣而不暇於大用以歿歿而無章焉則
其遂不見於後世乎景祐五年冬其子光祿君自光
化罷還鄉閭乃謀刻其先德於墓之碑而以其辭屬
修詞曰

閻氏將家大纛高牙有封太原王公桓桓公不勇力
而勇於學奮身逢時卒有成業不夫其榮繼世而鄉
挺其後世多有孫曾有墓于里有碑其隧鄉人無傷
鄉之君子

宋大家歐陽文忠公文抄卷二十三

宋大家歐陽文忠公文抄卷之二十四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墓誌銘

太子太師致仕杜祁公墓誌銘

法度嚴整

故太子太師致仕祁國公贈司徒兼侍中杜公諱衍
字世昌越州山陰人也其先本出於堯之後歷三代
常爲諸侯後徙其封于杜而子孫散適他國者以杜
爲氏白杜赫爲秦將軍後三世御史大夫周及其子

序世系做史
避

建平侯延年仍顯于漢又九世當陽侯預顯于晉又十有四世岐國公佑顯于唐又九世而至于祁公其為家有法其吉凶祭祀齋戒日時幣祝從事一用其家書自唐滅士喪其舊禮而一切苟簡獨杜氏守其家法不遷于世俗益自春秋諸侯之子孫歷秦漢千有餘歲得不絕其世譜而唐之盛時公卿家法存於今者惟杜氏公自曾高以來以恭儉孝謹稱鄉里至公為人尤潔廉自刻其為大臣事其上以不欺為忠推於人以行已取信故其動靜纖悉謹而有法至考

始本杜氏家

次總一生行
緊及其遺逢

其大節偉如也公享年八十官至尚書左丞方其六十有九歲且盡即上書告老明年以太子少師致仕累遷太子太保太傅太師封祁國公於其家天子祀明堂遣使者召公陪祠將有所問以疾不至而歲時存問勞賜不絕公少舉進士高第為揚州觀察推官

入生歷官

知平遙縣通判晉州知乾州遷河東京西路提點刑獄知揚州河東陝西路轉運使入為三司戶部副使拜天章閣待制知荆南府未行以為河北路都轉運使遂知天雄軍召為御史中丞判流內銓知審官院

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徙知并州遷龍圖閣學士
復知永興軍權知開封府康定元年以刑部侍郎同
知樞密院事卽拜副使慶曆三年遷吏部侍郎樞密
使明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治吏事如其
爲人其聽獄訟雖明敏而審覈愈精故屢決疑獄人
以爲神其簿書出納推析毫髮終日無倦色至於條
目必使吏不得爲姦而已及其施於民者則簡而易
行始居平遥嘗以吏事適他州而縣民爭訟者皆不
肯決以待公歸知乾州未滿歲安撫使察其治行以

公權知鳳翔府二邦之民爭於界上一曰此我公也
汝奪之一曰今我公也汝何有焉夏人初叛命天下
苦於兵而自陝以西尤甚吏緣侵漁調發督迫至民
破產不能足往往自經投水以死於是時公在永興
語其人曰吾不能免汝然可使汝不勞爾乃爲之區
處計較量物有無貴賤道里遠近寬其期會使以次
輸送由是物不踴貴車牛芻秣宿食來往如平時而
吏束手無所施民比他州費省十六七至於繕治城
郭器械民皆不知開封治京師常撓於權要有干其

法而能不爲之屈者世皆以爲難至公能使權要不
敢有所干凡其爲治以聽斷盜訟爲能否爾獨公始
有餘力省其民事如治他州而畿赤諸縣之民皆被
其惠開封比比出能吏而兼於民政者惟公一人吏
部審官主天下吏員而居職者類以不久遷去故吏
得爲姦公始視銓事一日選者三人爭某闕公以問
吏吏受丙賅對曰當與甲乙不能爭遂授他闕居數
日吏教丙訟甲負某事不當得公語召乙問之乙謝
曰業已得他闕不願爭公不得已與丙而笑曰此非

切中今日
吏弊

吏罪乃吾未知銓法爾因命諸曹各具格式科條以
白問曰盡乎曰盡矣明日敕諸吏無得升堂使坐曹
聽行文書而已由是吏不得與銓事與奪一出於公
居月餘翕然聲動京師其在審官有以賄求官者吏
謝不受曰我有賢名不久見用去矣姑少待之慶
曆之初上厭西兵之久出而民弊亟用今丞相富公
樞密韓公及范文正公而三人者遂欲盡革衆事以
修紀綱而小人權倖皆不悅獨公爲相佐佑而公尤
抑絕僥倖凡內降與恩澤者一切不與每積至十數

宗之爲君
相公之爲

和合宜易得
歲

則連封而面還之或詰責其人至慙恨涕泣而去上嘗謂諫官歐陽脩曰外人知杜某封還內降邪吾居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杜某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此外人及杜某皆不知也然公與三人者卒皆以此罷去公多知本朝故實善決大事初邊將議欲大舉以擊夏人雖韓公亦以為可舉公爭以為不可大臣至有欲以沮軍罪公者然兵後果不得出契丹與夏人爭銀甕族大戰黃河外而鴈門麟府皆警范文正公安撫河東欲以兵從公以

說杜祁公而
以次韓范富
二公者以見
同心一體處

為契丹必不來兵不可妄出范公怒至以語侵公公不為恨後契丹卒不來二公皆世俗持公與為朋黨者其議論之際蓋如此及三人者將罷去公獨以為不可遂亦罷以尚書左丞知兖州歲餘乃致仕公自布衣至為相衣服飲食無所加雖妻子亦有常節家故饒財諸父分產公以所得悉與昆弟之貧者儻祿所入分給宗族調人急難至其歸老無屋以居寓於南京驛舍者久之自少好學工書畫喜為詩讀書雖老不倦推獎後進今世知名士多出其門居家見賓

客必問時事聞有善喜若已出至有所不可憂見於
色或夜不能寐如任其責者凡公所以行之終身者
有能履其一君子以爲人之所難而公自謂不足以
名後世遺戒子孫無得紀述嗚呼豈所謂任重道遠
而爲善惟日不足者歟曾祖太子少保諱恭贈太師
祖鴻臚卿諱叔詹追封吳國公父尚書慶夔員外郎
諱遂良追封韓國公皆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娶
相里氏晉國夫人子男曰詵大理評事詵太常博士
訥將作監主簿詒秘書省正字三子早卒女長適集

賢按理蘇舜欽次適秘閣按理李佺次適單州團練
推官張遵道公以嘉祐二年二月五日卒于家其子
訥以其年十月十八日葬公于應天府宋城縣之仁

孝原銘曰

翼翼祁公率履自躬一其初終惟德之恭公在于位
士知貪廉退老于家四方之瞻豈惟士夫天子曰咨
爾曲爾直繩之墨之正爾方圓有矩有規人莫之踰
公無爾欺予左予右惟公是毗公雖告休受寵不已
宮臣國公卽命于第奕奕明堂萬邦從祀豈無臣工

爲予執法何以召之惟公舊德公不能來予其往錫
 君子愷悌民之父母公雖百齡人以爲少不俾黃耆
 喪予元老寵祿之隆則有止期惟其不已旣去而思
 銘昭于遠萬世之詒

唐荆川曰此文之密豈班孟堅下哉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中書

謚文簡程公墓誌銘

叙事直而多大體

嘉祐元年閏三月己丑鎮安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使持節陳州諸軍事陳州刺史程
 公薨于位以聞詔輟視朝二日贈公中書令於是其
 孤嗣隆以狀上考功移于太常而博士起曰法宜謚
 乃謚曰文簡明年十月十八日葬公于河南伊闕之
 神陰鄉張畱里其孤又以請于太史而史臣脩曰禮

宜銘乃考次公之世族官封爵號卒塋時日與其始終之大節合而誌於墓焉且銘之曰惟程氏遠有世序自重黎以來其後居中山者出於魏安鄉侯昱之後公諱琳字天球中山博野人也曾祖贈太師諱新曾祖妣吳國夫人齊氏祖贈太師中書令諱贊明祖妣秦國夫人吳氏考袁州宜春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冀國公諱元旬妣晉國夫人楚氏公以大中祥符四年舉服勤辭學高第爲泰寧軍節度掌書記改著作佐郎知壽陽縣秘書丞監左藏庫天禧中謚

舉辭學履行召試直集賢院今天子卽位遷太常博士三司戶部判官是時契丹所遣使者數出不遜語生事而主者應對多失辭上患之已而契丹來賀卽位乃選公爲接伴使而契丹使者言太后嘗遣使通書公遽以禮折之乃已史官修真宗實錄而起居注闕命公修大中祥符八年以後起居注遂修起居注遷祠部員外郎提舉在京諸司庫務以本官知制誥同判吏部流內銓天聖五年館伴契丹賀乾元節使使者言中國使至契丹坐殿上位次高而契丹使來

坐次下當陞語甚切不巳而上與大臣皆以為小故
不足爭將許之公以謂許其小必啓其大力爭以為
不可遂止河決滑州初議者言可塞役既作而後議
者以為不可乃命公往視之公言可塞遂塞之歲中
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明年拜樞密直學士知
益州蜀人輕而喜亂公常先制於無事至其臨時如
不用意而略其細治其大且甚者不過一二而蜀人
安之自察吏皆不能窺其所為正月俗放燈吏民夜
會聚遨嬉盛天下公先戒吏為火備有火者使隨

先埋

凡為吏當如此

以下條三項

救之勿白以動衆既而大宴五門城中火吏救止在
宴民皆不知蓋其他設施多類此軍士見監軍告其

小結上文

軍有變監軍入白公笑遣之惶恐不敢去公曰軍中
動靜吾自知之苟有謀者不待告也可使告者來監
軍去而告者卒不敢來公亦不問遂止蜀州妖人有
自號李冰神子者署官屬吏卒聚徒百餘人公命捕
寘之法而讒之朝者言公妄殺人蜀人恐且亂矣上
遣中貴人馳視之使者入其境居人行旅爭道公善
使者問殺妖人事其父老皆曰殺一人可使蜀數十

年無事使者問其故對曰前亂蜀者非有智謀豪傑之才乃里閭無賴小人爾惟不制其始遂至於亂也使者視蜀既無事又得父老語還白於是上益以公爲能遷給事中知開封府禁中大火延兩宮宦者治獄得縫人火斗已誣伏而下府命公具獄公立辨其非禁中不得入乃命工圖火所經而後宮人多所居隘其雉竈近版壁歲久燥而焚曰此豈一日火哉乃建言此殆天災也不宜以罪人上爲緩其獄故卒得無死者公在府決事神速一歲中獄常空者四五遷

工部侍郎龍圖閣直學士守御史中丞是歲以翰林侍讀學士復知開封府明年爲三司使治財賦知本末出入有節雖一金不可妄取累遷吏部侍郎景祐四年以本官叅知政事司天言日食明年正旦請移閏月以避之公以謂天有所譴非移閏可免惟脩德政而已乃止范仲淹以言事忤大臣貶饒州巴而士悔悟欲復用之稍徙知潤州而惡仲淹者復誣以事語入上怒亟命置之嶺南自仲淹貶而朋黨之論起朝士牽連出語及仲淹皆指爲黨人公獨爲上開說

明其誣枉上意解而後已公為人剛決明敏多識故
 事議論慨然及知政事益奮勵無所回避宰相有所
 欲私輒以語折之至今人往往能道其語而小人僥
 倖多不得志遂共以事中之坐貶光祿卿知潁州已
 而上思之徙知青州又徙大名府居一歲間遷戶部
 吏部二侍郎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北京建與宦者
 皇甫繼明爭治行宮事章交上上遣一御史視其曲
 直御史直公遂罷繼明是時繼明方信用其勢傾動
 中外自朝廷大臣莫不屈意下之而公被中傷方細起

未復而獨與之爭雖小故不少假也故議者不以公
 所直為難而以能不為繼明屈為難也遷工部尚書
 資政殿大學士河北安撫使慶曆六年拜武昌軍節
 度使陝西安撫使知永興軍府事明年加宣徽北院
 使判延州夏人以兵三萬臨界上前三日公諜知其
 來戒諸堡寨按兵閉壁虜至以為有備引去訖公去
 不復窺邊趙元昊死子諒祚立方幼三大將共治其
 國言事者謂可除其諸將皆以為節度使使各有其
 所部以分弱其勢可遂無西患事下公公以謂幸人

國文 卷二十四 十一
之喪非所以示大信撫夷狄而諒祚雖幼君臣和三將無異志雖欲有爲必無功而反生事不如因而撫之上以爲然皇祐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自元昊反河西契丹亦犯約求地二邊兵興連歲不解而公方入與謀議更守西北二方尤知夷狄虛實情僞山川要害所以行師制勝營陣出入之法於河北尤詳其奏議頗多雖不能盡用其指畫規爲之際有可喜也再居大名前後十年威惠信於其人人爲立生祠公自罷政事益不妄與

人合亦卒不復用旣徙鎮安居三歲上書曰臣雖老尚能爲國守邊未報而得疾享年六十有九公累階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開國廣平郡爵公食戶七千四百而實封二千一百賜號推誠保德守正翊戴功臣娶陳氏封衛國夫人子男四人曰嗣隆太常博士嗣弼殿中丞嗣恭太常博士嗣先大理寺丞女五人長適職方員外郎榮謹次適秘書丞韓縝次適都官員外郎晁仲約次適大理寺丞吳得次適將作監主簿王偁孫三人長曰伯孫次曰公孫皆太常寺太

祝次曰昌孫守秘書郎有文集奏議六十卷公平生寡言笑慎於知人既已知之久而益篤喜飲酒引滿然人罕得其驩而與余尤相好也銘曰君子之守志於不奪不學而剛有摧必折毅毅程公其剛不屈公在政事有諤其言直雖不容志豈不完謂公不顯公位將相豈無謀謨胡不以訪老于輔藩白首猶壯公雖在外邦國之光奄其不存士夫曷望吉卜之從兆此新岡惟其休聲逾遠彌長

唐荆川曰北與神道碑二文相比其書不書

互見

尚書戶部侍郎叅知政事贈右僕射文安土公

墓誌銘

公姓王氏其先太原祁人其六世祖某為唐輝州刺史遭世亂因畱家礪山礪山近宋其後又徙宋州之虞城今為應天虞城人也公諱堯臣字伯庸天聖五年舉進士第一為將作監丞通判湖州召試以著作佐郎直集賢院知光州歲大饑羣盜發民倉廩吏法當死公曰此饑民求食爾荒政之所恤也乃請以減死論其後遂以著令至今用之丁父憂服除為三司

國文 卷二十四
度支判官再遷右司諫郭皇后廢居瑤華宮有疾上
頗哀憐之方后廢時宦者闖文應有力及后疾文應
又主監醫后且卒議者疑文應有姦謀公請付其事
御史考按虛實以釋天下之疑事雖不行然自文應
用事無敢指言者後文應卒以恣橫斥死后猶在殯
有司以歲正月用故事張燈公言郭氏幸得蒙厚恩
復位號乃天子后也張燈可廢上遽爲之罷景祐四
年以本官知制誥賜服金紫同知通進銀臺司兼門
下封駁提舉諸司庫務遷翰林學士知審官院元昊

川口叙
提

反西邊用兵以公爲陝西體量安撫使公視四路山
川險易還言某路宜益兵若干某路賊所不攻某路
宜急爲備至於諸將材能長短盡識之薦其可用者
二十餘人後皆爲名將是時邊兵新敗於好水任福
等戰死今韓丞相坐主帥失律奪招討副使知秦州
范文正公亦以移書元昊不先聞奪招討副使知耀
州公因言此兩人天下之選也其忠義智勇名動夷
狄不宜以小故置之且任福由違節度以致敗尤不
可深責主將由是忤宰相意并其他議多格不行明

年賊入涇原戰定川殺大將葛懷敏乃公指言爲備處由是始以公言爲可信而前所格議悉見施行因復遣公安撫涇原路公曰陛下復用韓琦范仲淹幸甚然將不中御兵法也願許以便宜從事上以爲然因言諸路都部署可罷經略副使以重將權而偏將見招討使以軍禮置德順軍於籠竿城廢涇原等五州營田以其地募弓箭手其所更置尤多方公使還行至涇州而德勝寨兵迫其將姚貴閉城叛公止道左解裝爲勝射城中以招貴且發近兵討之初吏白

曰公奉使且還歸報天子爾貴叛非公事也公曰貴土豪也頗得士心然初非叛者今不乘其未定遽招降後必生事爲朝廷患貴果出降明年四月以學士權三司使自朝廷理元昊罪軍興而用益廣前爲三司者皆厚賦暴歛甚者借內藏率富人出錢下至果菜皆加稅而用益不足公始受命則曰今國與民皆弊矣在陛下任臣者如何由是天子一聽公所爲公乃推見材利出入盈縮曰此本也彼末也計其緩急先後而去其蠹弊之有根穴者斥其妄計小利之害

大體者然後一爲條目使就法度罷副使判官不可用者十五人更薦用材且賢者期年民不加賦而用足明年以其餘償內藏所借者數百萬又明年其餘而積於有司者數千萬而所在流庸稍復其業公曰臣之術止於是矣且臣母老願解煩劇天爭多公功以爲翰林學士承旨兼端明殿學士羣牧使初宦者張永和方用事請收民房錢十之三以佐國事下三司永和陰遣人以利動公公執以爲不可度支副使林澠附永和議不已公奏罷澠乃止益利夔三路轉

運使皆請增民鹽井課歲可爲錢十餘萬公亦以爲不可而權倖因緣多見裁抑京師數爲飛語及上之左右往往讒其短者上一切不問而公爲之亦自若也及公旣罷上慰勞之公頓首謝曰非臣之能惟陛下信用臣爾丁母憂去職服除復爲學士羣牧使再遷給事中皇祐三年以本官爲樞密副使公持法守正遂以身任天下事凡宗室宦官醫師樂工僕習之賤莫不關樞密而濫恩倖請隨其事可損損之可絕絕之至其大者則皆著爲定令由是小人益怨構爲

飛書以害公公得書自請曰臣恐不能勝衆怨願得
罷去上愈知公爲忠爲下令購爲書者甚急公益感
勵在位六年廢職修舉皆有條理樞密使狄青以軍
功起行伍居大位而士卒多屬目往往造作言語以
相扇動人情以爲疑而青色頗自得公嘗以語衆折
青爲陳禍福言古將帥起微賤至富貴而不能保首
領者可以爲鑒戒青稍沮畏嘉祐元年三月拜戶部
侍郎參知政事三年遷吏部侍郎八月二十一日以
疾薨于位享年五十有六公在政事論議有所不同

必反復切剴至於是而後止不爲獨見在上前所陳

疑故曲

天下利害甚多至施行之亦未嘗自名其所設施與
在樞密時特異豈政事者丞相府也其體自宜如是
邪公爲人純質雖貴顯不忘儉約與其弟純臣相友
愛世稱孝悌者言王氏遇人一以誠意無所矯飾善
知人多所稱薦士爲時名臣者甚衆有文集五十卷
將終口授其弟純臣遺奏以宗廟至重儲嗣未立爲
憂天子愍然臨其喪輟視朝一日贈左僕射太常謚
曰文安曾祖諱化某官贈太傅妣戚氏封曹國太夫

人祖諱礪某官父諱瀆某官皆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袁氏鄆國太夫人妣仇氏徐國太夫人娶丁氏安康郡夫人子男三人同老大理評事周老太常寺太祝早卒朋老大理評事二女長適校書郎戚師道早卒次未嫁王氏自遷虞城由公曾祖而下或塋雙金或塋土山皆在虞城嘉祐四年八月十日改塋公之皇考于宋城縣平臺鄉石落原而以公從塋焉銘曰

工爲祁人遭亂不還六世之祖初留碭山其後再遷虞宋之間遂安其居塋不遠卜宋多名家王實大族族大而振自公顯聞公初奮躬以學以文逢國多事有勞有勤利歸于邦怨不避身帝識其忠謂堪予弼俾副樞機出入惟密遂參政事實有謀謨誰中止之不俾相于帝有褒章愍飾之贈長于百寮考德惟稱維古載功在其廟器今亦有銘幽宮是闕

唐荆川曰純雅之文

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贈吏部尚書正肅吳公墓誌銘

嘉祐四年十一月丁未資政殿大學士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左丞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上柱國渤海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八百戶贈吏部尚書謚曰正肅吳公墓于鄭州新鄭縣崇義鄉朝村之原吳氏世爲建安人自高曾以來皆塋建州之蒲城至公始塋其皇考于新鄭公諱育字春卿爲人明敏勁果強學博辯能自忖度不可守不發已發莫能

屈奪天聖中與其弟京方俱舉進士試禮部爲第一
遂中甲科而京方皆及第當是時吳氏兄弟名聞天
下公初以大理評事知臨安諸暨二縣遷本寺丞知
襄城縣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策入三等遷著作佐
郎直集賢院通判蘇州同知太常禮院三司戶部度
支二判官知諫院修起居注知制誥判太常大理二
寺吏部流內銓史館修撰累遷起居舍人爲翰林學
士久之遷禮部郎中以學士知開封府公爲政簡嚴
所至民樂其不擾去雖久愈思之初秦悼王葬汝州

界中其後子孫當從葬者與其歲時上冢者不絕故
宗室宦官常往來爲州縣患公在襄城每裁折之宗
室宦官怒或夜半叩縣門索牛駕車以動之公輒不
應及旦徐告曰牛不可得也由是宗室宦官曰此不
可爲也凡過其縣者不敢以鷹犬犯民田至他境矣
然後敢縱獵其治開封尤先豪猾曰吾何有以及斯
人去其爲害者而已居數日發大姦吏一人流于嶺
外一府股粟又得巨盜積贓萬九千緡獄具而輒再
變衆疑以爲寃天子爲遣他吏按之卒伏法由是京

師肅清方元昊叛河西契丹亦乘間隳盟朝廷多故
 公數言事獻計畫自元昊初遣使上書有不順語朝
 廷亟命將出師而羣臣爭言豎子即可誅滅獨公以
 謂元昊雖名藩臣而實夷狄其服叛荒忽不常宜示
 以不足責外置之且其已僭名號誇其大勢必不能
 自削以取羞種落第可因之賜號若國主者且故事
 也彼得其欲宜不肖妄動然時方銳意於必討故皆
 以公言為不然其後師久無功而元昊亦歸過自新
 天子為除其罪卒以為夏國主由是議者始悔不川

公言而虛弊中國公在開封數以職事辨爭或有不
 得則輒請引去天子惜之慶曆五年正月以為諫議
 大夫樞密副使三月拜叅知政事與賈丞相爭事上
 前上之左右與殿中人皆恐色變公論辯不已既而
 曰臣所爭者職也顧力不能勝矣願罷臣職不敢爭
 上顧公直乃復以為樞密副使居歲餘大旱賈丞相
 罷去御史中丞高若訥用洪範言大臣廷爭為不肅
 故雨不時若因并罷公以給事中知許州又知蔡州
 州故多盜公按令為民立伍保而簡其法民便安之

盜賊爲息京師有告妖賊千人聚確山者上遣中貴人馳至蔡以名捕者十人使者欲得兵自往取之公曰使者欲藉兵立威欲得妖人以還報也使者曰欲得妖人爾公曰吾在此雖不敏然聚千人于境內安得不知使信有之今以兵往是趣其爲亂也此不過鄉人相聚爲佛事以利錢財爾一弓手召之可致也乃館使者日與之飲酒而密遣人召十人者皆至送京師告者果伏辜拜資政殿學士徙知河南府兼西京畱守司又徙陝府遷禮部侍郎徙永興軍丁父憂

去官起復懇請終喪服除加拜翰林侍讀學士且召之公辭以疾上惻然遣使者存問賜以名藥遂以知汝州居久之又辭以疾卽以爲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畱守司御史臺疾少間復知陝府加拜資政殿大學士自公罷去上數爲大臣言吳棊剛正可用每召之輒以疾不至於是召還始侍講禁中判通進銀臺司尚書都省明年拜宣徽南院使鄜延路經略安撫使判延州龐丞相經略河東與夏人爭麟州界亟築柵於白草公以謂約不先定而亟城必生事遽以利害

范仲淹之城
疎瀆獨得就

夫家築邊須
審彼已而制
其命方可

牒河東移書龐公且奏疏論之朝廷皆不報已而夏
人果犯邊殺驍將郭恩而龐丞相與其將校十數人
皆以此得罪麟府遂警既而公復以疾辭不任邊事
且求解宣徽使乃復以爲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
知河中府遂徙河南公前在河南踰月而去河南人
思之聞其復來皆驩呼逆于路惟恐後其卒也皆聚
哭公享年五十有五以嘉祐三年四月十五日卒于
位詔輟朝一日曾祖諱進忠贈太師妣陳氏吳國太
夫人祖諱諒贈中書令妣葛氏越國太夫人父諱得

問官至禮部侍郎贈太保妣李氏楚國太夫人娶王
氏太原郡夫人子男十人安度安矩安素皆太常寺
太祝安常大理評事安正安本安序皆秘書省正字
安厚太常寺奉禮郎安憲安節未仕女三人長適集
賢校理韓宗彥次適著作佐郎龐元英皆早卒次適
光祿寺丞任逸公在二府時太保公以列卿奉朝請
父子在廷士大夫以爲榮而公蹶躅不安自言子班
父前非所以示人以法顧不敢以人子私亂朝廷之
制願得罷去不聽天子數推恩羣臣子弟公每先及

宗族踈遠者至公之卒子孫未官者七人有文集五十卷尤長於論議銘曰

顯允吳公有家于閩自我皇考卜茲新原厚壤深泉樂其寬閒今公其從公志之安公昔尚少始來京師挾其二季名發聲馳乃賜之策以承帝問語驚于廷有偉其論乃登侍從乃任大臣出入險夷周旋屈伸公所策事先其利害初有不從後無不悔公於臨政簡以便人人去而思愈久彌新帝曰廷臣汝剛而直來汝子用斷余不惑公曰臣愚負薪之憂帝爲容嗟

公其少休優以本邦寵其秩祿尚冀公來公卒不復
史臣考德作銘幽宅

家大夫次人思人抄卷之二十四

承大夫歐陽文忠公

歸安處門宋坤統

纂誌銘

贈太子太傅胡公墓誌銘

中多本經術之言

太子少師致仕贈太子太傅胡公墓誌銘

公與世人也從從常州之晉陵世有隱德為學後亦於

公與世也從從常州之晉陵世有隱德為學後亦於

公與世也從從常州之晉陵世有隱德為學後亦於

宋大家歐陽文忠公文抄卷之二十五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墓誌銘

贈太子太傅胡公墓誌銘

中多本經術之旨

太子少師致仕贈太子太傅胡公諱宿字武平其先
豫章人也後徙常州之晉陵世有隱德爲晉陵著姓
公舉進士中天聖二年乙科爲真州揚子尉縣大水
漂溺居民令不能救公曰拯溺吾職也卽率公私舟

活數千人歲滿調廬州合肥主簿張丞相士遜稱其
文行薦諸朝召試學士院爲館閣校勘與脩北史改
集賢校理通判宣州三遷太常博士判吏部南曹賜
緋衣銀魚出知湖州爲政有惠愛築石塘百里捍水
患大興學校學者盛於東南自湖學始公丁母夫人
憂去而州人思之名其塘曰胡公塘學者爲公立生
祠于學中至今祠之公居喪毀瘠過禮三年不居于
內服除爲三司鹽鐵判官轉尚書祠部員外郎判度
支局院知蘇州兩浙路轉運使召還脩起居注以本

即今丁部北
一帶

官知制誥兼勾當三班院已而兼判吏部流內銓入
內都知楊懷敏坐衛士夜盜入禁中驚乘輿斥出爲
和州都監懷敏用事久勢動中外未幾召復故職公
封還辭頭不草制論曰衛士之變蹤跡連懷敏得不
窮治誅死幸矣豈宜復在左右其命遂止久之拜公
翰林侍讀學士遷翰林學士兼史館修撰判館事兼
端明殿學士累遷尚書左司郎中兼知通進銀臺司
審刑院羣牧使提舉在京諸司庫務醴泉宮判尚書
禮部遂判都省再知禮部貢舉奉使契丹館伴北朝

人使亦皆再而虜人嚴憚之公爲人清儉謹默內剛外和羣居笑語謹譁獨正容色溫溫不動聲氣與人言必思而後對故其蒞官臨事慎重不輒發發亦不可回止而其趣要歸於仁厚朝議在官年七十而不致仕者有司以時按籍舉行公以謂養廉耻厚風俗宜有漸而欲一切以吏議從事殆非所以優老勸功之意當少緩其法使人得自言而全其美節朝廷嘉其言是至今行之皇祐新樂成議者多異論有詔新樂用於常祀朝會而郊廟仍用舊樂公言書稱同律

而今舊樂高新樂下相去一律難並用而新樂未施於郊廟先用之朝會非先王薦上帝配祖考之意皆不可近制禮部四歲一貢士議者患之請更爲闕歲議已定公獨以爲不然曰使士子廢業而奔走無寧歲不如復用三歲之制也衆皆以公言爲非行之數年士子果以爲不便而卒用三歲之制仁宗久未有皇子羣臣多以皇嗣爲言未省公以學士當作青辭禱嗣于山川卽建言儲位久虛非所以居安而慮危願擇宗室之賢者立之以慰安天下之心語甚切至

公學問該博兼通陰陽五行天人災異之說南京鴻慶宮災公以謂南京聖宋所以受命建號而大火主於商丘國家乘火德而王者也今不領於祠官而比年數災宜修火祀事下太常歲以長吏奉祠商丘自公始慶曆六年夏河北河東京東同時地震而登萊尤甚公以歲推之曰明年丁亥歲之刑德皆在北宮陰生於子而極於亥然陰猶彊而未卽伏陽猶微而未卽勝此所以震也是謂龍戰之會而其位在乾今西北二虜中國之陰也宜爲之備不然必有內盜起

於河朔明年王則以貝州叛公又以爲登萊視京師爲東北隅乃少陽之位也今二州並置金坑多聚民以鑿山谷陽氣損泄故陰乘而動縣官入金歲幾何小利而大害可卽禁止以寧地道皇祐五年正月會靈宮災是歲冬至祀天南郊以三聖並配明年大旱公曰五行火禮也去歲火而今又旱其應在禮此殆郊丘並配之失也卽建言並配非古宜用迭配如初詔其後并州議建軍爲節鎮公以星土考之曰昔高辛氏之二子不相能也堯遷闕伯於商丘主火而商

爲宋星遷實沈於臺駘主水而參爲晉星國家受命
始於商丘王以火德又京師當宋之分野而并爲晉
地參商仇讐之星今欲崇晉非國之利也自宋興平
僭僞并最後服太宗削之不使列於方鎮八十年矣
謂宜如舊制公在翰林十年多所補益大抵不爲苟
止而妄隨故其言或用或不用或後卒如其言然天
子察公之忠欲大用者久矣嘉祐六年八月拜公諫
議大夫樞密副使公旣慎靜而當大任尤顧惜大體
而羣臣方建利害多更張庶事以革弊公獨厭之曰

變法古今難之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紛紛無益於
治也又以謂契丹與中國通好六十餘年自古未有
也善待夷狄者謹爲備而已今三邊武備多弛牧馬
著虛名於籍可乘而戰者百無一二又謂滄州宜分
爲二路以禦虜此今急務也若其界上交侵小故乃
城寨主吏之職朝廷宜守祖宗之約不宜爭小利而
隳大信深戒邊臣生事以爲功在位六年其論議類
皆如此英宗卽位拜給事中治平三年累上表乞致
仕不允久之拜尚書吏部侍郎觀文殿學士知杭州

爲政不畧細故或謂大臣不宜自勞公曰此民事也
吾不敢忽以是民尤愛之明年今上卽位遷左丞五
月公以疾告遂除太子少師致仕命未至而公以六
月十一日薨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三卽以其年十一
月某日葬于常州晉陵縣萬安鄉之隆亭公之曾祖
諱持累贈太傅曾祖妣歐陽氏追封晉陵郡太夫人
祖諱徽累贈太師祖妣楊氏追封華陰郡太夫人余
氏嘉興郡太夫人余氏丹陽郡太夫人龔氏武陵郡
太夫人父諱霖累贈太師兼中書令妣沈氏追封東

陽郡太夫人貝氏南陽郡太夫人李氏金城郡太夫
人公累階光祿大夫勲上柱國開國安定爵公食邑
二千八百戶實食封四百戶賜推誠保德翊戴功臣
初娶吳氏追封蘭陵郡夫人再娶何氏封南康郡夫
人子男五人長曰宗堯今爲都官員外郎次曰遵路
早卒次曰宗質國子博士次曰宗炎著作佐郎次曰
宗厚祕書省正字早卒女四人皆適士族孫志脩太
常寺大祝行脩守祕書省校書郎簡脩試祕書省校
書郎世脩德脩安脩奕脩慎脩益脩公自爲進士知

國文
名于時楊文公億得其詩題于祕閣歎曰吾恨未識
此人其舉進士也謝陽夏公絳薦公爲第一公名以
此益彰而謝公亦以此自負少嘗善一浮圖其人將
死謂公曰我有秘術能化瓦石爲黃金子其葬我我
以此報乎公曰爾之後事吾敢不勉秘術非吾欲也
浮圖歎曰子之志未可量也其篤行自勵至於貴顯
常如布衣時有文集四十卷銘曰

允矣胡公順外剛中惟初暨終一德之恭公之燕居
其氣溫溫舉必可法思而後言公在朝廷正色侃侃
蔚名嘉謀憂深慮遠不迎利趨不畏勢反有或不能
後必如之久而愈信孰不公思侍從之親樞機之密
名望三朝清職峻秩愷悌之仁宜國黃耇七十而止
孰云多壽惟善在人刻銘不朽

端明殿學士蔡公墓誌銘

直叙

公諱襄字君謨興化軍仙遊人也天聖八年舉進士
甲科為漳州軍事判官西京留守推官改著作佐郎
館閣校勘慶曆三年以秘書丞集賢校理知諫院兼
修起居注是時天下無事士大夫弛於久安一日元
昊叛師久無功天子慨然厭兵思正百度以修太平
既已排羣議進退二三大臣又詔增置諫官四員使
拾遺補闕所以遇之甚寵公以材名在選中遇事感

激無所迴避權倖畏歛不敢撓法干政而上得益與大臣圖議明年屢下詔書勸農桑興學校革弊修廢而天下悚然知上之求治矣於此之時言事之臣無日不進見而公之補益爲尤多四年以右正言直史館出知福州以便親遂爲福建路轉運使復古五塘以溉田民以爲利爲公立生祠于塘側又奏減閩人五代時丁口稅之半丁父憂服除判三司鹽鐵勾院復修起居注今叅知政事唐公介時爲御史以直言忤旨貶春州別駕廷臣無敢言者公獨論其忠人皆

采朝知制誥
得封還詞頭
以抗天子

危之而上悟意解唐公得改英州遂復召明皇臨御年遷起居舍人知制誥兼判流內銓御史呂景初吳中復馬遵坐論梁丞相適罷臺職除他官公封還辭頭不草制其後屢有除授非常者必皆封還之而上遇公益厚曰有子如此其母之賢可知命特賜冠帔以寵之至和元年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三年以樞密直學士知泉州徙知福州未幾復知泉州公爲政精民而於閩尤知其風俗至則禮其士之賢者以勸學興善而變民之故除其甚害往時閩人多好

學而專用賦以應科舉公得先生周希孟以經術傳授學者常至數百人公爲親至學舍執經講問爲諸生率延見處士陳烈尊以師禮而陳襄鄭穆方以德今三行著稱鄉里公皆折節下之矣亦如此閩俗重凶事其奉浮屠會賓客以盡力豐侈爲孝否則深自愧恨爲鄉里羞而姦民游手無賴子幸而貪飲食利錢財來者無限極往往至數百千人至有親亡秘不舉哭必破產辦具而後敢發喪者有力者乘其急時賤買其田宅而貧者立券舉債終身困不能償公曰弊有大於此邪

卽下令禁止至於巫覡主病蠱毒殺人之類皆痛斷絕之然後擇民之聰明者教以醫藥使治疾病其子弟有不率教令者條其事作五戒以教諭之久之闕人大便公旣去閩人相率詣州請爲公立德政碑吏以法不許謝卽退而以公善政私刻于石曰俾我民不忘公之德嘉祐五年召拜翰林學士權三司使三司又開封世稱省府爲難治而易以毀譽居者不由以遷則由以敗而敗者十常四五公居之皆有能名其治京師談笑無畱事尤喜破姦發隱吏不能欺至商

財利則較天下盈虛出入量力以制用必使下完而
上給下暨百司因習蠹弊切磨剗剔久之簿書纖悉
紀綱條目皆可法七年季秋大享明堂後數月仁宗
崩英宗卽位數大賞賚及作永昭陵皆猝辦於縣官
經費外公應煩愈閒暇若有餘而人不知勞遂拜三
司使居二歲以母老求知杭州卽拜端明殿學士以
往三年徙南京畱守未行丁母夫人憂明年八月某
日以疾卒于家享年五十有六蔡氏之譜自晉從事
中郎克以來世有顯聞其後中衰隱德不仕公年十

八以農家子舉進士爲開封第一名動京師後官于
閩典方州領使一路二親尚皆無恙閩人瞻望咨嗟
不榮公之貴而榮其父母母夫人尤有壽年九十餘
飲食起居康強如少者歲時爲壽母子鬢髮皆皤然
而命服金紫煌煌如也至今閩人之爲子者必以夫
人祝其親爲父母者必以公教其子也公於朋友重
信義聞其喪則不御酒肉爲位以哭盡哀乃止嘗會
飲會靈東園坐客有射矢誤傷人者客遽指爲公矢
京師喧然事旣聞上以問公公卽再拜媿謝終不自

辯退亦未嘗以語人公為文章清邁粹美有文集若

于卷工於書畫頗自惜不妄為人書故其殘章斷稿

人悉珍藏而仁宗尤愛稱之御製元舅隴西王碑文

詔公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温成皇后碑文又勅公書

則辭不肯書曰此待詔識也公累官至禮部侍郎既

卒翰林學士王珪等十餘人列言公賢其亡可惜天

子新即位未及識公而聞其名久也為之惻然特贈

吏部侍郎官其子旻為秘書省正字孫傳及弟之子

均皆守將作監主簿而優以賻卹以旻尚幼命守吏

助給其喪事曾祖諱顯皇不仕祖諱恭贈工部員外

郎父諱秀贈刑部侍郎母夫人盧氏長安郡太君夫

人葛氏永嘉郡君子男三人曰勻將作監主簿曰甸

大理評事皆先公卒幼子旻也女三人一適著作佐

郎謝仲規二尚幼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于莆田縣

某鄉將軍山銘曰

誰謂閩遠而多奇產產非奇寶惟士之賢疑疑蔡公

其人傑然奮躬當朝謹言正色出入左右彌縫補益

間歸于閩有政在人食不畏蠱喪不憂貧來者有醫

學者有師問誰使然孰不公思有高其墳有拱其木
凡閩之人過者必肅

集賢院學士劉公墓誌銘

劉仲原以才而不盡其用而公之文多累欬
公諱敞字仲原父姓劉氏世爲吉州臨江人自其皇
祖以尚書郎有聲太宗時遂爲名家其後多躡人至
公而益顯公舉慶曆六年進士中甲科以大理評事
通判蔡州丁外艱服除召試學士院遷太子中允直
集賢院判登聞鼓院吏部南曹尚書考功於是夏英
公旣薨天子賜謚曰文正公曰此吾職也卽上疏言
謚者有司之事也且竦行不應法今百司各得守其

職而陛下侵臣官疏凡三上天子嘉其守爲更其謚
曰文莊公曰姑可以止矣權判三司開圻司又權度
支判官同脩起居注至和元年九月召試遷右正言
知制誥宦者石全彬以勞遷官苑使領觀察使意不
滿退而慍有言居三日正除觀察使公封還辭頭不
草制其命遂止二年八月奉使契丹公素知虜山川
道里虜人道自古北口廻曲千餘里至柳河公問曰
自古松亭趨柳河甚直而近不數日可至中京何不
道彼而道此蓋虜人常故迂其路欲以國地險遠誇

使者且謂莫習其山川不虞公之問也相與驚顧羞
媿卽吐其實曰誠如公言時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
而食虎豹虜人不識以問公曰此所謂駮也爲言其
形狀聲音皆是虜人益歎服三年使還以親嫌求知
揚州歲餘遷起居舍人徙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
使居數月召還糾察在京刑獄修玉牒知嘉祐四年
貢舉稱爲得人是歲天子卜以孟冬祫旣廷告丞相
用故事率文武官加上天子尊號公上書言尊號非
古也陛下自寶元之郊止羣臣毋得以請迨今二十

年無所加天下皆知甚盛德柰何一旦受虛名而損
實美上曰我意亦謂當如此遂不允羣臣請而禮官
前裕請祔郭皇后於廟自孝章以下四后在別廟者
請毋合食事下議議者紛然公之議曰春秋之義不
薨于寢不稱夫人而郭氏以廢薨按景祐之詔許復
其號而不許其謚與祔謂宜如詔書又曰禮於裕未
毀廟之主皆合食而無帝后之限且祖宗以來用之
傳曰祭從先祖宜如故於是皆如公言公既驟屈廷
臣之議議者已多矣○既而又論呂溱過輕而責重

與臺諫異由是言事者亟攻之公知不容于時矣會
永興闕守因而請行卽拜翰林侍讀學士克永興軍
路安撫使兼知永興軍府事長安多富人右族豪猾
難治猶習故都時態公方發大姓范偉事獄未具而
公召由是獄屢變連年吏不能決至其事鬪制取以
付御史臺乃決而卒如公所發也公爲三州皆有善
政在揚州奪發運使冒占雷塘田數百頃予民民至
今以爲德其治鄆永興皆承旱歉所至必雨雪蝗輒
飛去歲用豐稔流亡來歸令行民信盜賊禁止至路

以下多悲慨之旨

不拾遺公於學博自六經百氏古今傳紀下至天文地理卜醫數術浮屠老莊之說無所不通其為文章尤敏贍嘗直紫微閣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公方將下直為之立馬却坐一揮九制數千言文辭典雅各得其體公知制誥七年當以次遷翰林學士者數也久而不遷及居永興歲餘遂以疾聞八年八月召還判三班院太常寺公在朝廷遇事多所建明如古渭州可弃孟陽河不可開樞密使狄青宜罷以保全之之類皆其語在士大夫間者若其規切人主直言

逆耳至於從容進見開導聰明賢否人物其事不聞于外廷者其補益尤多故雖不合於世而特被人主之知方嘉祐中嫉者眾而攻之急其雖危而得無害者仁宗深察其忠也及侍英宗講讀不專章句解詁而指事據經因以諷諫每見聽納故尤奇其材也而復得驚眩疾告滿百日求便郡上曰如劉棻者豈易得也復賜以告上每宴見諸學士時時問公少間否賜以新橙五十勞其良苦疾少間復求外補上悵然許之出知衛州未行徙汝州治平三年召還以疾不

能朝改集賢院學士判南京留司御史臺熙寧元年
四月八日卒于官舍享年五十嗚呼以先帝之知公
使其不病其所以用之者豈一翰林學士而止哉方
公以論事忤於時也又有構爲謗語以怒時相者及
歸自雍丞相韓公方欲還公學士未及而公病遂止
於此豈非其命也夫公累官至給事中階朝散大夫
勲上輕車都尉開國彭城縣公邑戶二千一百實食
者三百曾祖諱璵贈大理評事祖諱式尙書工部員
外郎贈戶部尙書考諱立之尙書主客郎中贈工部

尙書公再娶倫氏皆侍御史程之女前夫人先公早
卒後夫人以公貴累封河南郡君子男四人長定國
郊社掌座早卒次奉世大理寺丞次嘗時大理評事
次安上太常寺大祝女三人長適大理評事韓宗直
二尚幼公旣卒天子推恩錄其兩孫望且一族子安
世皆試將作監主簿公爲人磊落明白推誠自信不
爲防慮至其屢見侵害皆置而不較亦不介于胸中
居家不問有無喜調宗族旣卒家無餘財與其弟攸
友愛尤篤有文集六十卷其爲春秋之說曰傳曰權

衡曰說例曰文權曰意林合四十一卷又有七經小傳五卷弟子紀五卷而七經小傳今盛行於學者二年十月辛酉其弟攸與其子奉世等塋公于祥符縣魏陵鄉祔于先墓以來請銘乃爲之銘曰
嗚呼惟仲原父學彊而博識敏而明坦其無疑一以誠見利如畏義必爭觸機履險危不傾畜大不施奪其齡惟其文章榮日星雖欲有毀知莫能維古聖賢皆後亨有如不信考斯銘

唐荆川曰首尾分應有力自班馬中來

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簡肅薛公墓誌銘

明道二年尚書禮部侍郎叅知政事河東公以疾告歸其政天子曰吾不可以數煩公乃詔優公不朝而使視事如故居歲中數以告乃得還第又數以告然後拜公爲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判尚書都省罷其政事景祐元年八月庚申公薨于家年六十有八贈兵部尚書公諱奎字宿莚姓薛氏薛氏之先出於黃帝之後任姓任姓之別爲十族薛者奚仲之始封也其後奚仲去遷邳而仲虺畱居薛春秋之際以國見

經而其子孫後以為氏此其譜也隋唐之間薛姓居河東者為最盛公絳州正平人也曾王父贈太保諱某大王父贈太傅諱某王父殿中丞贈太師諱某三世皆不顯而以公貴初太宗皇帝伐并州太師以策干行在不見用罷公生十餘歲已能屬文辭太師顧曰是必大吾門吾復何為乃不復事生業務施貸以賙鄉閭曰吾有子矣後何患後五十年公始仕今天子參政事為世名臣如其言公為人敦篤忠烈果敢明達初舉進士為州第一讓其里人王巖而居其次

大制舉進士新法得讓

於是鄉里皆稱之淳化三年再舉乃中授秘書省校書郎隰州軍事推官始至取州獄已成書活寃者四人徙儀州推官士爭薦其能丁太夫人憂服除用薦者拜大理寺丞知興化軍莆田縣王、建、之、後除故時王氏無名租莆田人至今以為德遷殿中丞知河陽長水縣徙知興州州舊鑄鐵錢用功多人以為苦公乃募民有力者弛其山使自為利而收其鐵租以鑄悉罷役者人用不勞遷太常博士御史中丞向敏中薦公材中御史就拜監察御史召為殿中侍御史判三司都

即五代

磨勘司賜緋衣銀魚出爲陝西轉運副使坐舉人免
官居數月通判陝府歲餘召還臺安撫河北稱旨改
尚書戶部員外郎淮南轉運使江淮制置發運使開
揚州河廢其三堰以便漕船歲以八百萬石食京師
其後罕及其多轉吏部員外郎丁太師憂去職不許
居二歲入爲三司戶部副使與三司使李士衡爭事
省中士衡扳時權貴人爲助公拜戶部郎中直昭文
館出知延州遷吏部郎中入爲龍圖閣待制知開封
府遷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契丹使蕭從順來朝是

時莊獻明肅太后垂簾聽政從順舉止多不遜以謂
南使至契丹者皆見太后遂請見之朝議患之未有
以決公獨以埋折之從順乃止而嫉公者讒其漏禁
中語由是拜集賢院學士出知并州改知秦州秦州
宿重兵兵嘗慊食公爲勤儉積蓄教民水種歲中遷
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而秦之餘粟積者三百萬征算
之衍者三十萬覈民舊隱田數百頃所得芻粟又十
餘萬秦州之民與其蕃落數千人詣轉運使請畱不
果公在開封以嚴爲治肅清京師京師之民至私以

俚語曰公且相戒曰是不可犯也囹圄爲之數空而
至今之人猶或目之及居蜀尤有善政民有得僞蜀
時中書印者夜以錦囊掛之西門關者以白蜀人隨
之者萬計皆恂恂出異語且觀公所爲公顧主吏藏
之畧不取視民乃止老嫗告其子不孝者子訴貧不
能養公取俸錢與之曰用此爲生以養母子遂相慈
孝里富人三女皆孤民或妄爭其產公析其費爲三
爲嫁其女於是人皆以公爲仁恩蜀人喜亂而易搖
公旣鎮以無事又能順其風俗從容宴樂及其臨事

破姦發伏逆見隨決如逢蒙之射而方朔之占無一

不中蜀人愛且畏之以比張尚書詠而不苛開封天

子之畿益州蜀一都會皆世號尤難理者而公尤有

名其猛寬之政前後異施可謂知其方矣入拜龍圖

閣直學士權三司使遂拜叅知政事公入謝上曰先

帝嘗言卿可用吾今用卿矣公益感激自勵而素剛

毅守節不苟合旣與政尤挺立無所牽隨然遂欲繩

天下無小大一入於規矩往往不可其意則歸卧于

家歎息憂愧輒不食家人笑其何必若此公曰吾慚

不及古人而懼後世譏我也公嘗使契丹與其君臣
語而以論議服其坐中其後契丹使來必問公所在
及聞已用乃皆喜曰是得人矣邊吏得諜者言契丹
欲棄約舉兵上亟召大臣議或欲選將增兵公曰契
丹畏誓而貪利且無隙以開其端其必不動不宜失
持重之勢而使其可窺已而卒無事他日上顧公曰
果如公言於是益重之明道二年莊獻明肅太后欲
以天子袞冕見太廟臣下依違不決公獨爭之曰太
后必若王服見祖宗若何而拜乎太后不能奪爲改

他服太后崩上見羣臣泣曰太后疾不能言而猶數
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公遽曰其在袞冕也然服之
豈可見先帝乎上大悟卒以后服葬於是益以公爲
果可用也公先娶潘氏早卒後娶趙氏封金城郡
夫人子男一人直孺大理寺丞女五人長適故職方
員外郎張奇其次適故開封府士曹參軍喬易從昇
亡次適太原王拱辰早亡次適廬陵歐陽脩次又適
王氏公既貴贈其曾祖而下三宰曰太保太傅太師
追封曾祖妣某氏某夫人祖妣某氏某夫人妣某氏

其夫人公性孝慈雖在大位家人勤儉不知爲驕奢
諸子幼孤撫養不異平生所爲文章四十卷直而有
氣如其爲人五年某月某甲子其孤直孺奉其柩自
京師葬于絳州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卽事先期葬公
之功行上之太常太常議曰謚法一德不懈曰簡執
心決斷曰肅今其狀應法乃謚曰簡肅錄曰

薛夏之封以國爲姓其後河東隋唐最盛公世載德
實河東人必大其門大師之云公之從事以難爲易
叅于大政不撓不牽屢決大議有言炳然公不爲相

告病還家贈賻之榮尚書是加公有敏德焯其行事
公有令名有司之謚事告之史謚傳子孫又刻銘章
納于墓門

宋大家歐陽文忠公文抄卷之二十六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墓誌銘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墓誌銘

直敘通太史公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既卒之明年其孤及其兄之子堯臣來請銘以葬曰吾叔父病且亟矣猶臥而使、我、誦、子、之、文、今、其、葬、宜、得、子、銘、以、藏、公、之、名、在、人、耳、目、五、十、餘、年、前、卒、一、歲、子、始、拜、公、於、許、公、雖、衰

且病其言談詞氣尚足動人嗟予不及見其壯也然嘗聞長老道公咸平景德之初一遇真宗言天下事合意遂以人主為知己當時搢紳之士望之若不可及已而擯斥流離四十年問白首翰林卒老一州嗟夫士果能自為材邪惟世用不用爾故予記公終始至於咸平景德之際尤為詳焉良以悲其志也公諱詢字昌言世家宣城年二十六進士及第試授書郎利豐監判官遷將作監丞知杭州仁和縣又遷著作佐郎舉御史臺推勘官時亦未之奇也咸平三年與

考進士於崇政殿真宗過殿廬中一見以為奇材召試中書直集賢院賜緋衣銀魚是時契丹數寇河北李繼遷急攻靈州天子新即位銳於為治公乃上書請以朔方授潘羅支使自攻取是謂以蠻夷攻蠻夷真宗然其言問誰可使羅支者公自請行天子惜之不欲使蹈兵間公曰苟活靈州而罷西兵何惜一梅詢天子壯其言因遣使羅支未至而靈州沒于賊召還遷太常丞三司戶部判官數訪時事於是屢言西北事時邊將皆守境不能出師公請大臣臨邊督戰

募遊兵擊賊論曹瑋馬知節才可用又論傅潛楊瓊
敗績當誅而田紹斌王榮等可責其効以贖過凡數
十事其言甚壯天子益器其材數欲以知制誥宰相
有言不可者乃已其後繼遷卒為潘羅支所困而朝
廷以兩鎮授德明德明頓首謝罪河西平天子亦再
幸澶淵盟契丹而河北之兵解天下無事矣公既見
疎不用初坐斷田訟失實通判杭州徙知蘇州又徙
兩浙轉運使還判三司開拆司遷太常博士用封禪
恩遷祠部員外郎又坐事出知濠州以刑部員外郎

為荆湖北路轉運使坐擅給驛馬與人奔喪而馬死
奪一官通判襄州徙知鄂州又徙蘇州夫禧元年復
為刑部員外郎陝西轉運使靈州弃已久公與秦州
曹瑋得胡蘆河路可出兵無沙行之阻而能徑趨靈
州遂請瑋居環慶以圖出師會瑋入為宣徽使不克
而止遷工部郎中坐朱能反貶懷州團練副使再貶
池州天聖元年拜度支員外郎知廣德軍徙知楚州
遷兵部員外郎知壽州又知陝府六年復直集賢院
又遷工部郎中改直昭文館知荆南府召為龍圖閣

待制糾察在京刑獄判流內銓改龍圖閣直學士知并州未行遷兵部郎中樞密直學士以往就遷右諫議大夫入知通進銀臺司復判流內銓改翰林侍讀學士羣牧使遷給事中知審官院以疾出知許州康定二年六月某日卒於官公好學有文尤喜爲詩爲人嚴毅修潔而材辯敏明少能慷慨見奇真宗自初召試感激言事自以謂君臣之遇已而失職逾二十年始復直於集賢比登侍從而門生故吏曩時所考進士或至宰相居大官故其視時人常以先生長者

自處論事尤多發憤其在許昌繼遷之孫復以河西叛朝廷出師西方而公已老不復言兵矣享年七十有八以終梅氏遠出梅伯世久而譜不明公之皇曾祖諱超皇祖諱遠皆不仕父諱邈贈刑部侍郎夫人劉氏彭城縣君子五人長曰鼎臣官至殿中丞次曰寶臣皆先公卒次曰得臣太子中舍次曰輔臣前將作監丞次曰清臣大理評事公之卒天子贈賻優恤加得臣殿中丞清臣衛尉寺丞明年八月某日葬公宣州之某縣某鄉某原銘曰

士之所難有蘊無時偉歟梅公人主之知勇無不敢
雁義之為困于翼飛中垂以歛一失其塗進退而坎
理不終窮既晚而通惟其壽考福祿之隆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楊公墓誌銘

奇而錯落

慶曆八年春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楊公年六
十有九告老卽以工部侍郎致仕歸於常州其行也
天子召見宴勞賜以不拜公卿大夫咸出餞於東門
瞻望咨嗟相與言曰楊公歸哉於公計為可榮於國
家計為可惜其明年九月十三日公疾革出其兵論
一篇示其子忱慥而授以言曰臣聞臣子雖死不敢
忘其君父者天下之至恩大義也今臣偕不幸猶以

垂閉之口言天下莫大之憂為陛下無窮之慮者其事有五以畢臣志死無所恨惟陛下用臣言不必哀臣死也言訖而卒奇氣不及其私忱慥以其語并其兵論以聞天子震悼顧有司問可以寵公者有司舉故事以對天子曰此何足以慰吾思乃詔特贈公兵部侍郎公少師事种放學問為文章長於議論好讀兵書知古兵法以謂士不兼文武不足任大事當四方無事時數上書言邊事後二十餘年元昊叛河西契丹舉眾違約三邊皆警天下弊於兵公於此時耗精疲

神日夜思慮創作兵車陣圖刀楯之屬皆有法天子以步卒五百如公之法試於庭以為可用而世多非其刀楯脩嘗奉使河東得邊將王吉言元昊出兔毛川為吉所敗者用楊公楯也蓋世未嘗用其術爾然公素剛少合而議者不一故不得盡用其言夏竦經略陝西請益置土兵公言竦據內地無破賊之謀而坐請益兵蓋虞敗事則欲以兵少為解竦復論公不忠沮計公不能忍以語詆之其後三路農民壯者咸墨為兵公又言兵在精不在眾眾而不練則不整而

易敗困國而難供時自將相大臣議者皆務多兵獨
公之論能如此劉平兵敗元昊圍延州甚急而救兵
不至公在河中乃偽為書馳告延州救兵十萬至矣。
合占兵法
因命旁郡縣具芻糧什器如其數以俟已而元昊亦
解去後公守并州即詔公為并代麟府路經略安撫
招討等使兼兵馬都部署公執勅告其羣吏曰天子
用我矣然任其事必圖其効欲責其効必盡其方乃
列六事以請曰能用臣言則受命不然則已朝廷難
之公論不已坐是徙知邢州公志之不就皆此類也

庸也不詳六
不能指次
公獨決處

公嘗為御史章獻太后兄子劉從德為團練使以羣
其門人親戚廝養用崇德拜官爵者數十人馬季良
以劉氏壻為龍圖閣直學士公上書言漢呂太后王
祿產欲彊其族而反以覆宗唐武三思楊國忠之禍
不獨其身幾亡其國太后大怒貶監舒州酒稅居二
歲復召為御史言事愈切公祥符元年進士及第以
上書言事真宗奇之召試不赴拜著作佐郎累官至
工部侍郎為天章閣待制龍圖閣樞密直學士遂侍
講于翰林嘗為審刑院詳議官知淮陽江陰軍三司

以上並序公
自盡以下縱
條公守官次
第

審刑院以下
之官階並從

上累官二字
總之

歐文 卷二十六
度支判官知御史雜事判吏部流內銓三司度支副
使河北河東都轉運使知河中府陝并邢滄杭五州
所至皆有能績為人廉潔剛直少屈而難犯其仁心
愛物至其有所能容人多所不及也公字次公曾祖
諱偉祖諱某父諱守慶初娶張氏又娶李氏又娶王
氏太原郡君六孫景畧景亮景謨景道景直景彥公
卒之明年秋其子忱以其喪歸于河南又明年二月
十七日葬于洛陽縣宣武管平洛鄉之先塋公有文
集十卷兵書十五卷讀其書可以見公之志考其始

終之節可以知公之心嗚呼可謂忠矣脩為諫官時
嘗與公爭議于朝者而且未嘗識公也及其葬也其
子不以銘屬於他人而以屬脩者豈以脩言為可信
也歟然則銘之其可不信銘曰

世系時詳足
蘇中

遠矣楊氏有來其始赤泉侯功與漢俱起震官太尉
四時以公於陵正直僕射于唐師復理卿振左拾遺
文蔚獲嘉其後益衰避亂中州曾祖始南祖屈偽邦
令于烏江又適南粵皇考是生晦顯有時發于皇明
在考司馬始仕坊州遂家中部道德之優司馬四子

唯公克大非徒大之將又長之世有官族孰無繫譜
或絕於微或亡其序不絕不亡由屢有人誰如楊世
愈久而蕃次第弗迷昭穆綿聯公其歸比安千萬年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贈工部侍郎張公

墓誌銘

通篇以晦爲案

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上柱國清河
縣伯張公諱錫字貺之其先京兆長安人也其祖山
甫從唐僖宗入蜀序逸畱不返蜀遭王孟再亂絕於中國
中國更五代天下爲宋而蜀平張氏畱蜀蓋亦已五
世矣始得去爲漢陽人又二世而張氏遂以大顯公
爲人清方敏默爲善不倦而喜自楊小傳晦歛若不欲人知

其遇人怡怡若無所不可及視其發施於事者其義
有可畏其守有不可奪其能有不可及既已則若未
嘗有所爲者少喜讀書至其疾革猶不釋手自經史
子集百家之說無不記覽通達而絕口不道於人故
晚始侍讀于中上嘗歎曰自吾得張錫日益有所聞
以飛白爲博學二字賜之曰錫老矣恨得之晚也公
初舉進士中大中祥符元年甲科試秘書省校書郎
知南昌縣遷萍鄉令改著作佐郎又知安遠縣徙知
新州興學校以教新人新人有進士自公始再遷

常博士監染院詔選能吏治畿縣公以選知東明前
爲令者闔門重簾以壅隔廢治公至則闔門去簾告
其人曰吾所治者三而已彊恃力富恃貲刑恃贖者
吾所先也其人以謂公言簡必信法簡必嚴於是豪
勢者屈而善弱者伸縣以大治工部侍郎李及薦公
材堪御史上曰李及清慎人未嘗妄有所舉此可信
也乃以爲監察御史故相丁謂貶崖州至是議徙肉
地公疏言謂姦邪弄國罪當死無可憐且大臣竄逐
本與天下棄之今復內還是違天下意由是止徙道

以下總序歷

州玉清昭應宮災坐火事劾當死者百餘人公疏言
 天災可畏不可反以罪人而重天怒願益修德以塞
 譴人乃獲免公於御史自監察歷殿中侍御史侍御
 史知雜事於尚書為員外郎郎中累官至諫議大夫
 於外為荆湖北路京東河北轉運使江淮兩浙荆湖
 發運制置使利夔路安撫使知河中府滑州於三司
 為鹽鐵判官判句院歷鹽鐵度支戶部副使又嘗權
 知諫院判三班審官院太常寺國子監於侍從為天
 章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翰林侍讀學士雖其自晦

應前本旨

其所居人皆以為宜其在京東籍淄青濮濟鄆六
 州之人冒耕河壩地收租繒絹歲二十八萬而六州
 之民爭訟遂息其後言利者請稅天下橋渡以佐軍
 公建言津梁利人而反稅之以為害卒爭罷之平居
 退讓未嘗肯為人先妖賊王則反貝州兵圍久不克
 而自河以北軍餉調發益急轉運使受命者以疾留
 不行公自滑州權河北轉運使命至即日馳城下軍
 須皆如其期其於取舍緩急常如此公居家有常法
 雖貴顯衣服飲食如少賤時事母至孝與族兄甚相

友愛人以爲同產平生所爲文章有集十卷公以皇
祐元年七月十日遇疾卒于京師享年六十有八上
聞震悼以白金三百兩賜其家特贈工部侍郎曾祖
諱惟序不仕祖諱文翼復州錄事叅軍贈太子中舍
父諱龜從贈右諫議大夫母南陽郡太君鄧氏自皇
祖中舍君家于漢陽遂葬之至公始葬汝州之襄城
某鄉某原實五年閏七月十七日也公初娶程氏再
娶孫氏封樂安郡君先公五十日而卒公子五人曰
子駿子充子雲子諒子真子真子充皆早卒於公之

終也子駿子雲皆爲大理評事子諒大理寺丞有孫
十人女三人長適虞部員外郎杜樞次早卒幼適大
理寺丞王緯銘曰

自足乎其中不求乎其外斯惟公之善晦仁能勇於
必爲善有應而無遠故公晦其終顯難於自進以晚
見嗟而壽胡不俾其遐嗚呼其奈何

尚江州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兼侍讀贈右諫

議大夫孫公墓誌銘

公諱甫字之翰許州陽翟人也初舉進士天聖五年

得同學究出身為蔡州汝陽縣主簿八年再舉進士

宋、舉、進、士、者

及第為華州觀察推官轉運使李紘薦其材遷大理

寺丞知絳州翼城縣故丞相杜祁公與紘皆以清節

自高尤難於取士聞公紘所薦也數招致之一見大

喜已而祁公自御史中丞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

辟公司錄凡事之繁猥者一以委之公歎曰待我以

此可以去矣。初公爲謝顧事，非他吏不能者，不敢煩公。公乃從容爲陳當世之務，所以緩急先後施設之，宜又多薦士之賢而在下者。於是初公自以爲得益友。歲滿知彭州永昌縣，監益州交子務，再遷太常博士。初公爲樞密副使，薦於朝，得秘閣校理。是時諸將兵討靈夏，久無功，天下騷動，盜賊數入州縣，殺吏卒吏多失職而民弊矣。天子方銳意更用二三大臣，乃極選一時知名士，增置諫員，使補闕失。公以右正言居諫院，上好納諫，諍未嘗罪言者，而至言宮禁事。他

人猶須委曲間諷，而公獨曰：「所謂后者，正嫡也。其餘皆偏婢爾，貴賤有等，用物不宜過僭。自古寵女色，初不制而後不能制者，其禍不可悔。」上曰：「用物在有司，吾恨不知爾。」公曰：「世謂諫臣耳目官，所以達不知也。若所謂前世女禍者，載在書史，陛下可自知也。」上深嘉納之。保川兵變，前有告者，大臣不時發之，公因力言樞密使副當得罪，使乃杜初公也。邊將劉滬城水洛于渭州，部署尹洙以滬違節度將誅之，大臣稍主洙議，公以謂水洛通秦，渭於國家利，滬不可罪。由是

罷洙而釋滬洙公平生所善者也。公在諫院所言補益尤多。是三者其一人所難言，其二人所難處者。其後言宰相以某事當去者，上亟為罷之。因以陳執中為參知政事。公又言執中不可用，由是上難之。公遂求解職。於是小人不便大臣執政而朋黨之論起。二三公相繼去位，公亦在論中而辨諍愈切，不自疑。由是罷諫職。以右司諫知鄧州，徙知安州，歷江南兩浙。轉運使再遷兵部員外郎，改直史館，知陝府。又徙晉州、河東轉運使。公素羸，性淡然，寡所好，欲恂恂似不

能言而內勁果。遇事精明，議者謂公道德文學宜在朝廷，備顧問而錢穀刀筆非其職。然公處之益辦。至臨疑獄滯訟，常立得其情。大賊張海、郭貌、山、攻劫商鄧，新破南陽，順陽公安輯。有方常曰：教民知戰古法也。乃親閱縣弓手教之擊射，坐作皆為精兵。盜賊為息，陝當東西衝，吏苦厨傳而前為守者，顧毀譽不能有所損。至公痛裁節之過，客畏其清，初無所望而亦莫之毀也。陝人賴以紓後，遂以為法。其為轉運使所至州縣，視其職事，修廢察其民樂否，以此升黜官吏。

而不納毀譽遇下雖嚴而不害其在兩浙范文正公
守杭州以大臣或便宜行事公曰范公貴臣也吾屈
於此則不得伸於彼矣由是一切繩以法而常以監
司自處范公遇公無倦色及退而不能無恨公遇范
公不少下然退而未嘗不稱其賢也自河東召爲度
支副使勤其職不以爲勞已而得疾嘉祐元年遷刑
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不行疾少間乃
留侍讀公博學強記尤喜言唐事能詳其君臣行事
本末以推見當時治亂每爲人說如其身履其間而

聽者曉然如目見故學者以謂終歲讀史不如一日
聞公論也所著唐史記七十五卷論議宏贍書未及
成以嘉祐二年正月戊戌卒于家享年六十公旣卒
詔取其書藏于秘府贈右諫議大夫又有文集七卷
公喜接士務揚人善所得俸廩多所施與撫諸孤兒
教育如已子曾祖諱恕博州堂邑主簿祖諱賁尚書
庫部員外郎考諱從革不仕以公貴累贈都官郎中
母曰長安縣太君李氏娶程氏壽昌縣君子三人長
曰宜滑州節度推官次曰寔曰寘皆將作監主簿女

三人一適將作監主簿程著餘皆早亡以五年七月
丁酉葬公于陽翟縣舊學鄉塢頭村之北原銘曰
惟學而知方以行其義惟簡而無欲以遂其剛力雖
弱兮志則強積之厚兮發也光宜壽兮奄以藏有深
其泉兮有崇其岡永安其固兮百世無傷

諫議大夫楊公墓誌銘

本世系以次纍欵悲慨之旨

府君杭州錢塘人其譜曰漢太尉震之後世出弘農
其後微遠不能譜錄府君之九代祖隱朝始復得次
序曰隱朝生燕客燕客生堪而猶爲弘農人堪生承
休是謂皇高祖唐天祐元年爲刑部員外郎副給事
中鄭祁使吳越冊錢鏐爲王楊行密亂江淮道阻不
克歸遂留杭州始分弘農之籍籍錢塘初承修之行
也挈其子巖以俱巖仕吳越國位至丞相是謂皇曾

祖生尚書職方員外郎諱郾是謂皇祖生贈禮部尚書諱蟪是謂皇考府君幼失其父有志節不羣諸兒母元夫人獨愛之夫人之喪尚書也內外之姻未嘗有見其笑者府君生十歲作雪賦二篇始爲之笑及長尤好學日必誦讀數萬言或晝夜不息臨食至失匕筋已而病其日元夫人奪藏其書府君盜之亡鄰家以讀大宋受命太宗皇帝卽位之三年吳越忠懿王朝京師以其地納籍有司吳越國除隨其皇祖以族行寓宋州三舉進士端拱二年中乙科歷蔡州新

昌縣令遷著作佐郎知德州爲政有治迹詔書褒之咸平三年交趾獻馴犀府君以秘書丞監在京商稅院因奏犀賦真宗嘉之召試學士院遷太常博士賦一時文士爭相傳誦不及明年又上書自薦獻所爲文二十餘萬言乃直集賢院知袁筠二州提點關封府界諸縣入爲三司鹽鐵判官知越州提點淮南刑獄爲宰相王文穆公不悅以事罷之卒坐考試國子監生貶監陳州榷酒逾年得知常州復入三司判磨勘司丁元夫人憂服除判戶部勾院比自薦及是二

十七年矣、然少欲能自立、力勤苦爲文章、履其身以儉約、不妄自爲進、取其官業行已之方、一皆自信於聖人之道、不肯少顧時之人所爲、而時之人亦以有德君子名之、故其直集賢院者、二十七年、不遷官、由太常博士、纔至刑部郎中、有出其後者、往往至榮顯、或有笑其違世、自守以質朴、諷使少改其爲者、府君歎曰、吾不學乎世、而學乎聖人、出是、以至此、吾之所、有、不、敢、以、薦、於、人、而、嘗、自、獻、於、天、子、矣、今、欲、孰、附、以、進、邪、其、信、道、深、篤、不、可、屈、曲、如、此、天、聖、四、年、以、久、次

遷集賢修撰出知應天府同糾察在京刑獄轉兵部

郎中六年年八十五老矣始召以知制誥府君與穎

川陳從易皆以好古有文行知名然二人者皆久不

用遂以老旣而一日並用之是時學者稍相習務媮

窳爲文章在位稍以爲患皆以謂天子用耆老將有

意矣而又下詔書勅學者禁浮華使近古道然後以

謂用二人皆不無意矣而皆懷其晚也居二歲拜右

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出知亳州於州封號略縣男

食邑三百戶明道二年四月十日以疾卒於州之正

寢年六十有九其病將卒猶不廢學有文三十卷曰
隱某集又五卷曰西垣集嗚呼畜其學以老不克用
獨見於文章然其文卒待一施於朝廷遂位榮顯既
貴贈其皇考禮部尚書母太原郡太君其婦曰漳南
縣君張氏後夫人南陽郡君亦張氏廕其男長曰洎
明州觀察支使次曰濟江陰軍司理叅軍次曰泳漸
沈瀕皆將作監主簿既終又廕二孫某官其餘慶之
及者三世則夫守道者未必果不遇也噫楊氏嘗以
族顯於漢爲三公者四世漢之亂更魏涉晉戕賊於

夷胡而漢之大人苗裔盡矣比數百歲下而及唐然
楊氏之後獨在大和開成之間曰汝士者與虞卿魯
士漢公又以明顯於唐居靖恭坊楊氏者大以其族
著唐之亂極於懿僖昭三宗下更五姓天下滄裂焚
蕩翦薙而唐之名臣之後盡矣又幾百年至于今然
楊氏之後獨在及府君又大顯始震嘗有德於漢而
死以無辜君子悼震曰不幸然孰知夫世不昌且久
歟而府君又畜其德則孰知其後世又不然歟於其
墓也是宜銘銘蓋所以使後世之有考也府君卒後

若干年以景祐二年某月某日葬杭州某縣某鄉漳南縣君先府君二十六年以訖及是合葬自有誌府

君初名侃到 舊 未 幾 名後避真宗皇帝舊名改曰大雅字子正銘

曰

楊氏之先自震有聞有盛有衰世惟厥人由漢迄今更難冒亂歷時千年而世三顯府君之顯不彰于初其久不渝卒克以敷弘農之分遂播南土嗚呼德則承先而葬也塋于祖

宋大家歐陽文忠公文抄卷之二十六

